

奔風的年代

小貝著

新加坡書籍總匯出版

共天賜教授捐贈



奔風的年代

小貝著

新加坡書籍總匯出版



目
錄

年輕（代序）



1

給妳，菁菁



4

且讓我們逍遙



11

今年除夕



16



鄉居的日子 ■ 20

那年事 ■ 28

陋巷 ■ 34

軌迹之外 ■ 38

遙寄的情誼 ■ 57

孤 ■ 62

朝向何處 ■ 65

叛逆的男孩 ■ 74



後記



136

奔風的年代



118

給小青蟲的信



114

紅豆



105

尷尬



101

生日這些那些



89

朋友就是這樣的



86

散章



80



年輕（代序）

就因為年輕，所以我知道年輕是什麼。

當然。年輕是美麗的。是光彩的。是燦爛的。是豪情的。也是熱血的。

但却不是能夠重覆再重覆，像重覆着某些東西一樣。

所以，年輕始終是屬於流星的。屬於流星那種自天際劃過，劃過一絲光華。然後，消逝。並且消逝得迅速。

而年輕正是這樣。正是這樣的。

是以年輕時候，我們就應該年輕點。因為沒有什麼能比年輕更真實的了。

不是嗎？

當你年輕時，你可以做一切你所喜歡做的事。

譬如說，你可以穿着牛仔褲，打着雨傘在雨中走。你可以赤着上身，抱着書本坐在門階上大大聲的唸。你可以捲起褲管，抓着鋼叉蹲在火堆旁烤着。你可以踩着單車，吹着口哨在高速公路上意氣飛揚的跑。你可以背着背囊，站在路旁搖大姆指搭順風車。你也可以傲骨峻峻，挺起胸膛從滿是銅臭的人前走過。你甚至可以握緊拳頭，憤慨滿懷的向黑暗醜惡的現實揮出狠狠的一拳。

你是可以的。真的。你是可以的。因為沒有什麼事是在年輕時候不能做的。

所以我說當你年輕時，你可以做一切你所喜歡做的事。而不必管人家的眼光是什麼。要知道年輕會在時間中黯淡蒼老。當你講完一句話，寫完一個字，唱完一首歌時，年輕已有一小

部份自你身際悄悄滑過。

而一天，你若在鏡中驚覺年輕不在時。你可能已兩鬢飛霜，髮絲如銀了。難道那時，你還穿着牛仔褲還赤着上身還捲起褲管還吹着口哨還踩着單車還挺着胸膛還抓緊拳頭還傲骨峻峻還憤慨滿懷嗎？

我想，你不會的。你一定不會的。

因為那時你已不再年輕了。

而那都是年輕的事啊。

所以那時，你可能披着舊棉被，坐在黯淡客廳一角的老安樂椅上，搖啊搖啊搖啊搖的把無可

奈何的暮年搖得更暮更暮更暮更暮。

你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因為年輕已是多年前的故事了。
而我。

而我現在正年輕。年輕得只有十八歲。十八歲是攀星摘月的年齡。因此，我有鷹的衝勁。鷗的方
向，
鴿的理想。

我年輕的心，是中午的太陽。我年輕的血管，也奔流着年輕的血。那是沸騰的洶湧的鮮紅鮮紅的
血。

所以，即使現實是多麼的黑暗多麼的醜惡多麼的不動人。我仍然會袒開胸膛懷着熱血像千萬年前
我們老祖父夸父那樣，為追求光明而奔向太陽的方向。
我仍然會的。因為我正年輕啊正年輕。

給妳，菁菁

菁菁。

無蟬鳴。無鳥語。無潮聲。這是一個寂寞的下午。

傘着一樹的蔭涼，我躺在屋外草地上；獨守滿園無聲的寂寂。

古典的藍空，飄逸着朵朵的白雲。一朵白雲一個夢。菁菁。妳知道嗎？那種很繽紛的。

或許妳知道；或許妳不再知道。畢竟我們已分手，如同陌路人。

妳有妳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雖然，已往的一切都是美的。

但是，有時想想，許多無奈而又落寞的回憶，總由心湖中昇華起來。

正如此刻。禁不住想起那年那回事來——

菁菁。明兒我到妳家好嗎？在電話中，我這樣問妳。妳默許了。這是假期的前一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

次日一早。我到校交回成績手冊後，即在校門口的樹下等妳。這是妳的意思。

不一會兒，妳擺脫了女同學的糾纏，來到樹下。於是，在靡靡細雨中，我們搭車前往妳家。在妳家附近的巴士站下車後。雨已停了。我們沿着那高高斜斜而又彎彎曲曲的柏油路前行。妳知道嗎？菁菁。妳走得好好快啊！好幾次我差點跟不上。

於是，我喊妳。妳才放緩脚步，然後停下。回轉頭來笑笑。之後，我們並排的走着；默默的。

妳低着頭，視線集中在足尖。

我呢？則東張西望的踢着小石子，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以排遣我們之間的靦腆，時不時的也偷眼望一望妳。

本來是想說今天的天氣真好或者妳們家這一條路的石子怎麼這樣多？呵呵。怎麼這樣多呢？還好我沒有講出來。否則，妳會笑的。是嗎？菁菁。妳會笑的。

快到妳家時，菁菁。妳的父親忽然迎面走來。於是，快步的；妳超越我而橫過馬路。

妳的父親遂停止他微帶蹣跚的步伐。而妳，菁菁，妳則紅着雙頰站在他面前。是羞？

是尷尬？

抑或不安？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妳噙動着雙唇，妳的父親也是。他的喉核且隨着噙動的雙唇的節奏上下地移動着。那樣子好嚴肅。

然後，他瞟了我一眼，眼光深沉得厲害。低下頭，我不敢看他。

直到他走後。菁菁。直到妳父親走後，我才越過馬路，和妳走向妳家。

推開那銀白色鐵製的籬笆門後。我們駐足在妳家屋前的草地上。

奇怪！怎麼門窗都緊閉？

我是個好奇心相當重的男孩。當然，我會提出我的疑問。而必然的，妳會給我答案。

爸爸出去了，媽媽不在家。妳說。

那麼，我指指那閃閃緊閉的大門；我們怎樣進去？（我提出一個多麼傻的問題，妳說是嗎？菁菁。）

妳笑笑。然後，伸手按了按門鈴。

我祖母生病，今天沒有出去，她就住在樓上。說着；妳再按了按門鈴。

不久。樓上的玻璃窗呀的一聲開了。妳的祖母探頭外望，隨後拋下一串鎖匙。

仰着頭，我望上去；妳的祖母正望着我。裂開嘴，我對她笑笑，傻傻的那種。

妳的祖母也對我笑笑。但是，她的眼光。菁菁。妳祖母的眼光，似乎意味着——怎麼阿菁會帶一

個小野男孩回來呢？

進入妳家的客廳後，我便在那軟軟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妳則轉入後面廚房裏去。隨着拿出一瓶冰凍 F & N 鮮橙汁一個白色玻璃杯。

給我倒了杯橙汁，妳在我對面坐了下來。於是，毫無拘束的；我們天南地北的聊着有關學校班上

與同學們的話題。

記得嗎？菁菁。妳告訴我妳有一個很好的音樂箱，它有很美妙很動聽的樂音。

然後，妳站起來走向擺設櫃那邊。我跟着走過去。妳把那架小音樂箱拿出來，真的，很精緻很可

愛的一架。

扭緊發條後，妳把音樂箱放在櫃上，叮叮咚咚的飄出一連串美妙動聽的樂音。

櫃上。擺着兩幀照片，一幀黑白一幀彩色。黑白那幀是妳，而妳告訴我彩色那幀是妳的哥哥。

望着妳哥哥的那幀照片；我問妳，妳哥哥會否比我高？（多孩子氣的問題，而當時我確實如此。）

妳笑着說當然啦。跟着還說妳哥哥如何如何的疼妳。菁菁。妳該知道的，我沒有哥哥！假如我有

的話，他也一樣會疼我的。

但畢竟的，我羨慕妳。菁菁。我羨慕妳有一個好哥哥。

後來，妳跑到樓上去，把妳的生活照片統統搬出來給我欣賞；還有集郵簿。

那時，我正興趣集郵。妳也是。現在，我已沒集了。妳呢？而菁菁，妳呢？

我們談着笑着，一個上午就這樣的浪了過去。於是，我起身告辭。送我出門時，妳揮手說再見！菁菁。妳知道嗎？就因為妳的那一揮，揮走了這屬於我們之間似乎繽紛似乎美的小故事。

而那年，我十三歲，妳也十三歲。我們都讀同一班。

拔了根草莖，我坐起身來。

午後的陽光暖暖，風很軟。草地上的康乃馨舞在風中，搖啊舞的曳出一片紫。

菁菁。妳會喜歡這一片草地嗎？這片有着紫色康乃馨的草地？

我想，妳會喜歡的。是嗎？菁菁。妳應該會喜歡的。至少，妳會喜歡那片紫。因為紫是一個希望，而妳總是一個愛製造希望的女孩。

兩只風中的小蝴蝶，翩翩於那片紫潮裏。

菁菁。若妳來，我會拉着妳的手，追捕那翩翩於紫潮裏的蝴蝶。

然後，我們會坐在油加利樹下，欣賞着掙扎於塑膠袋裏可憐兮兮的小蝴蝶。

皺了皺眉頭，妳將會這樣說；我們把它放了吧，因為 *Butterflies are free*。

Butterflies are free。

我就很寫意的拔着牛仔褲管上的草籽。而妳，菁菁。妳呢？

我想，妳大概會斜倚着油加利樹幹，哼那首似乎痴痴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或許，妳會輕輕撫弄着那方粉紅的小絲巾，然後告訴我——

小山坡上的草有多嫩有多柔有多軟。

小教堂的鐘聲有多清有多亮有多動聽。

還有那籬笆上的紫籐花開得有多嬌有多艷有多盛。

對了！紫籐花。

菁菁。妳該知道，我會用紫籐花編成各種各樣的花冠。雖然，我是個男孩。

坐過來吧！菁菁。讓我給妳編一頂紫色的花冠。我懂得妳，菁菁，妳是個愛紫的女孩。

妳看！這頂有多美，邊緣還纏有紫色的花朵。來來來，把頭低下來，讓我給妳戴上去。嗯。對了

！就是這樣。曄！好美。

於是，我拍着手笑着喊着——

拍拍。紫公主。拍拍。紫女孩。

拍拍。紫女孩。拍拍。紫公主。

拍拍。紫………

妳遂揚着粉紅的小絲巾，曳滿裙的輕風飄向我來。

飄呀飄呀飄的，我們涉過草地，穿過康乃馨的紫潮，越過爬滿綠色的籬笆，終駐足於鬆鬆軟軟的

沙灘上。

長長彎彎鬆鬆軟軟的沙灘上，而夕陽正紅着。默默的，我們相對迎風佇立。

望妳，櫻桃成熟在妳的雙頰。

低垂着頭，我把妳頭上的紫花冠輕輕的拿下。而浪潮已湧來；一個接着一個，碎在灘邊的礁石上泛起的浪花，濕了我的褲管妳的褶裙。於是，我們相挽舞入浪潮深處……。

多詩意多優美的意境，妳說是嗎？菁菁。

若妳來，菁菁。若妳真的來，妳願不願意我採一朵紫色的康乃馨給妳插在髮上？妳願不願意讓我編一頂紫籐花的花冠，給妳戴在頭上？

或者——

拉着妳的手，奔跑於浪花湧處長長彎彎的沙灘上。

然後在金色的黃昏裏，盪着一葉輕舟逐漸搖向暮靄的蒼茫。

菁菁。妳願不願意呢？

若妳真來。若妳真來。

就這樣我們橫七豎八的倚在巴士站。
大大的太陽貼在對面屋脊上，於是整條街道盛滿明亮的陽光。
陽光。明亮的陽光。金色的陽光。我們遂興頭十足的哼起 San Francis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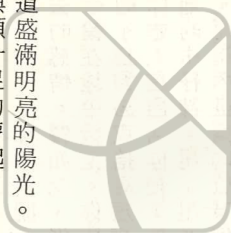
If you'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

.....

For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yin' there



且讓我們逍遙

.....
There's a whole generation
With a new explanation
People in motion
People in motion
.....

這是一首老歌。一首老得幾乎有我那褪了色牛仔褲加上開口皮鞋的年紀。

而每一首老歌，都帶有過去的時間過去的感情。譬如說，過去的某個黃昏，你從山上下來。你走在長長延伸開去的小泥路，而血紅的夕陽半輪在地平綫上。你繼續走前去。終於你到達你的小屋前。你伸手推開蹣跚的小鐵門，你走進去，你的小狼狗洛克搖着短短的尾巴歡迎你。而你就用右手在它頭上大力的擦了擦，一種豪野的親熱，然後你走入屋內。你把T恤脫掉。扭開水喉，你讓水流滿你的頭髮你的臉你的頸項你的肩膀和你那長可及地的牛仔褲。甩了甩濕水的頭髮，你扯下浴巾揩擦着，然後你倒了一大玻璃杯的冰凍啤酒，走出屋外。而屋內扭開的收音機正唱着男聲的 *San Francisco*。透過玻璃杯，架上那只年輕的雄鷹正骨碌骨碌轉動着眼珠歪着頭。你環顧四周，什麼時候黃昏已走。

而這個片段，這個屬於黃昏的片段，就深深的刻入你的腦海中。當多年後，你偶爾唱着偶爾聽到，你就會懷念過去的時間過去的感情。

太陽依然貼在對面屋脊上。我們依然倚在巴士站，一遍又一遍很有節奏的重覆着 *San Francisco*

直到跳上狂笑而過的巴士。

我們擠在巴士尾端的長椅上。風毫不吝嗇的從窗口湧進來，時不時吹散我們滿頭的亂髮掀動我們空虛感的白衣襟。

迎風，我們大大聲的笑。我們大大聲的講話。我們大大聲的踏車底板。而車窗外的世界就這樣的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我忽然想起我們已好久沒這樣聚在一塊鬧了。那些流逝的日子是刻板的，是屬於筆記測驗和考試。而我們是蠢魚，終日遊鑽書間啊遊鑽書間。陽光激動不起我們的心情，我們遂蒼白着。

然後，我們有了這個星期；這個沒有測驗沒有考試沒有筆記的星期。這個可以閒閒走在柏油路上數算桿桿燈柱的星期。怎麼說都是雀躍的。

於是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們不是聚在校園內的石桌天南地北，就是去草場踢球。也三五成群跑到圖書館翻昨天的報紙論遠地的戰爭。或者坐在校工宿舍的斜坡看雲淡風輕的景緻。美好而詩意。

我們好像回到了自我。

這樣星期一過去是星期二星期二過去是星期三星期三過去是星期四星期四過去是星期五。星期五，在我意識中是屬於黑色的。

黑色的星期五。我們的腦貧血，我們的眼機械；來回複印着頁頁筆記疊疊講義篇篇課文。那裏像今天？

今天的星期五，充滿光彩燦爛。早晨團體操時，我們七八個人擠成一堆坐在草場上，在陽光下意氣飛揚的向女孩們喊着。

後來我們跑到餐廳買可口可樂，一面走長長的小柏油路一面喝冷冷的可口可樂，一面搭着肩膀一面胡扯。感覺上我們年輕得好像中午的太陽。

我們是中午的太陽。我拍了朋友的大腿一下；我們是太陽。中午的太陽哈哈中午的太陽。眨了眨眼睛，我說 *Let's be free* 。

然後，我們在伊利莎白女皇道下車。

這裏的海已被迫遷，故海浪追逐海浪該在五十碼外。有海風沒有濤聲，顯得單調乏韻，但却有一種寧靜。

我們數着我們的步子走我們的路。

怎麼會想到那棵海蘋果樹呢？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看到一棵樹，就想起了。那時我們走着，我告訴他們那棵海蘋果樹的故事，我說我們可以到那裏坐坐。

海蘋果樹下的草，依然柔綠。我們坐了下來。風柔柔，草綠綠；我們沒什麼說的，只想就此懶散一個下午。

我們就坐在海蘋果樹下說着各自的故事，世界忽然美麗起來。

我們回憶復回憶。然後，我們想起了那位上課時永遠肅穆着臉的老師。有一天，他忽然笑了笑；

我們好高興啊。而某位同學竟以非常激動的語氣說：他高興得幾乎想擁抱他。難得艷陽天。我們就笑了起來。

我們笑啊笑的，時間過去了。我想我們該回家，就離開了海蘋果樹，沿着柏油路走過去。

我們走過一間車行，裏面穿大衣打領帶的動物死命瞪住我們。或許我們窮，我想。那無所謂，你有五萬我有五分，我依然走我的路，我依然有我的自豪感。

然後，我們到達了巴士站。

緊隨人潮的攢動，我上了歸家的巴士。揮揮手，這以後沒什麼說的；因為 *Free time has gone* 。明日依舊上學依舊抄重覆的筆記讀重覆的書。

今年除夕

走過長廊，天飄着微雨。

駐足在另一長廊盡頭的理髮店。隔著玻璃推門，裏面擠滿了人。

摸了摸不很長也不很短的頭髮。算了，過了年再剪吧！我想。在這除夕夜，以平常價錢的一倍排長龍和人爭剪頭髮，何苦呢？

有好些人說；不剪頭髮不能過年。那是迷信的說法，我知道的。我不迷信。所以，我不剪頭髮也一樣過得了年。拉了拉夾克，縮起脖子，我走入霏霏細雨中。

隔著雨，花店門前的電鐘寫著六時五十五分。六時五十五分？

嗯。六時五十五分。此時，房東，房東太太及他們的孩子們，該是在那張圓圓的大餐桌上；吃著

香氣四溢熱氣騰騰的團圓飯吧？

見那骨肉團圓；歡樂融洽的氣氛，我想我會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還是不回去吧！去那裏呢？

不知道！真的，我也不知道要去那裏？踩著雨；眼前是一片茫然。

這種除夕夜，配上小小的雨，淒清的韻味溢滿空間。帶著浪子遨遊的心浪蕩街頭；心何所屬？風野得夾克飄了起來；小雨珠簌簌的直往下落。漫天風雨的除夕夜，此刻該是在家中與家人圍桌共進晚餐的。然而——我呢？

摸了摸肚子，似乎有點餓。須找地方解決了。走過好幾間餐室，但都已關門停業。一時才憶起今天除夕。

抖落滿頭的水珠，再次走入雨中。我想還是到那家印度先生開的餐室吧！

推開餐室的門，我走了進去。室內燈光幽暗，選了張靠角落的卡座；我坐了下來。向侍者要了兩枚雞蛋一盤炒麵一瓶七喜。

在炒麵裏下蕃茄醬時，忽然想起去年今日在家中與家人共進晚餐時的情景，心就酸酸起來，多渴望是在家裏。

對著兩枚雞蛋一盤炒麵一瓶七喜，我嘴嚼著這一份屬於我自己的孤寂。吃完最後一口炒麵，我推開盤子。用毛巾擦了擦嘴。

然後，走到角落另一頭那架吃角子電唱機前。掏出一個兩毫子的硬幣；我塞入唱機內。接着，我按下一個號碼。

那是陳美齡的 Circle Game。我愛這首歌；這首輕快且傷感的歌。

於是，一個又一個硬幣；一遍又一遍 Circle Game。我重覆著；直到袋子裏不再有硬幣時，我才推開門走了出來。

不知什麼時候雨已停了。紅紅綠綠的霓虹光管，在雨後涼涼的空氣裏眨著媚眼。走在車來人往的馬路上，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彷彿被遺棄的。

越過馬路。斜靠著路燈；我凝望影院前那幅巨大的 The Poseidon Adventure 的電影海報。然後；在腦子里構思九十呎浪潮撞翻八萬餘噸巨型郵船的驚險場面……。

七點半場的電影散場了，影院前滿滿的都是人。我不想看電影。所以；我決定離開這人潮擁擠的地帶。

把雙手放在兩邊的褲袋裏，我就這樣走過一條大街兩條小巷又一條大街，然後爬上天橋又爬下天橋。不想走。倚在天橋邊鐵欄杆上。

風涼涼的。我把夾克上邊的鐵鈕扣好。順手自衣袋內掏出一片香口膠含在口裏。咬軟軟的香口膠倚硬硬的鐵欄杆，就這樣的；我零售著時間。

一個娃娃裝的女孩走來，她睜著大大的眼睛莫名其妙的看著我。然後；走過。

一對年輕的男女相擁走過。我笑笑；一種無奈的。

一群小男孩呱呱哩哩的走來；又走過去，望著他們小小的口袋里那大大的紅包，忽然傷感起來，因爲紅包的時代已過。我明白自己再也沒有拿紅包的機會。

一連串激烈的咳嗽，響自我身旁。轉頭。四張新加坡大彩票緊握在一只顫抖得厲害且枯瘦得不成形的手中，那是屬於一個老人，一個衣衫破爛的老人。

我知道他要做些什麼。我從來就不買這玩意兒。於是掉轉頭；我想走開。

他大概知道我沒意思買，也就低垂著頭，一步一步的走去。

望著他的背影，一個老人一只枯手四張彩票，在這麼一個除夕夜裏……同情心已死，人間溫情何在？

迅速拉開錢包，我把裏面僅有的五張一元鈔票拿出來，快步的向前跑去……

淚花在他眼眶裏浮動，鈔票在他手中顫抖。我不敢看也不想看，順著來路，我狂奔而去。一連串激烈的咳嗽又再響起，於午夜裏長長靜靜的街道上。

而——鞭炮呢？鞭炮聲呢？

鄉居的日子

六月假期前夕。

祖母來信要我這個假期到那多風多雨多溪流多樹林多稻田的鄉下小住。
於是，學校一放假，我便背起行囊，乘搭北上的火車來到這闊別多年，但常在夢境中出現的鄉下。

走在那縱橫交錯的阡陌上，心裏有一股道不出的滋味。許久了，不曾在這阡陌上行走，自己一邊

走一邊想。

竹林深處，是祖母家。

那是一幢紅牆綠瓦的古式小屋，富古典而幽雅的美。尤其是屋頂上小小的烟鹵，每當黃昏之際，那裊裊上昇的炊烟，不覺中總會叫人想起「一個小農家的暮」。

小屋前的籬笆上，紫籬花開得正盛。屋前的大片空地上，種滿了波斯菊、大理菊、玫瑰、鳳仙、蝴蝶蘭等。

祖母是愛花的。

屋後有老去的絲瓜籬，以及那籬上近乎乾癟了的大小小彎彎曲曲的絲瓜。

我有一間臥室，是祖母給我收拾的。雖簡陋然有鄉野風味，一床一桌一椅，非木亦竹。面西的小窗，掛淡綠的竹簾。青翠的遠山，飄逸的雲朵，以及那撑起萬竿青蔥的修竹，透過竹簾你會遐思於一季恍惚的璀璨裏。

對窗，一條小徑穿過竹林通向後山坡。

記得後山坡上有一幢蘇格蘭式的小教堂，教堂古老鐘樓上的大鐘，響在每一個星期天的清晨。

那年我十二歲，不知爲何總愛瞞著大人往這後山坡上的小教堂跑。聽那穿白長袍的老牧師說著很古遠很古遠的聖經故事，然後閉著眼睛聽老牧師一字一頓的禱告。或自個兒在教堂前的石階上，好傻氣的呆坐上老半天……。

這一切似乎很遠；又似乎很近，迷惘了我一個下午。

一天清晨，我開了屋側的籬笆門，沿小徑往後山坡走。晨曦微露，迷濛的霧氣，漫山遍野，樹葉上、花瓣上、小草上、晶瑩渾圓的露珠兒，滴溜溜的旋轉著。

撥開樹枝，踩著嫩綠的小草兒，迷濛中你會聽到一連串「啾啾咕咕、咕咕啾啾」清新悅耳的鳥鳴聲。

坐在溪流邊的石塊上，望著潺潺的流水。

隨手拾起一顆鵝卵石，「碰！」，再拾起一顆，「碰！」，那原始的聲音及圈圈的漣漪，驟然間，你會覺得自己屬於大自然；而大自然亦屬於你，世界的一切已遠遠的拋離你——在這一剎。

蟬鳴破窗而來，喚醒午睡的我。

披衣而起，踏一塊方方又一塊方方的青石板，我到竹林中。

從這一竿到那一竿，再從那一竿到另一竿，我尋覓那貼於修竹，鳴於風中的蟬。

我非捕蟬人，只是尋蟬者。

望着黑褐色的蟬，剎那間——古意盈然的詩境，在相去千年，時間空間均非唐宋的竹林中重現，在一個尋蟬而非捕蟬人的瞳孔中重現。

請不要探詢爲何如此？且讓我們細聽——竹林中的蟬鳴，於午後。

無風的下午，雲流浪在天際，陽光綴滿油加利樹葉。

頂著大草帽，肩著長釣竿，尋那水清魚多的溪流，釣它一下午。

然後在向晚的風中，提著一條條或大或小的魚兒，步向家門。並猜測在用晚餐時，那圓圓的大餐桌上，將會有一味清蒸鮮魚湯。

要是你對釣魚不感興趣，或是不擅長，那也無所謂。你只管找那溪畔的柳樹下，攤開携來的草蓆，臥看海明威的「失落的一代」，你會感覺悲哀的，爲書中那些人物。

黃昏以後。

我與表哥蹚入那鼓著山風的樹林，表哥肩上的獵槍，在夕陽最後一絲光綫裏亮著殘忍的光。風中的野草，在最後一綫夕暉裏，無力的擺著。我們踏著沒膝的野草，向林深處走。

忽然，一隻果子狸竄起，於野草叢中。表哥迅速舉起獵槍，「呸！」一聲，果子狸應聲而倒。趨前一看，血泊中的果子狸，那高高隆起的肚皮還在一上一下的抽搐著。

猛然間，我覺得一陣寒意自心中升起，悲憤令我失去理智——我用力的把表哥手中的槍奪過來，擲在地上……。

於是，整個長長的假期，我沒再跟任何人去山中打獵。

仰躺於小舢舨上。

柔和的月光瀉下，而後，側臥。閉眼。靜聽船底琤琮淙淙的流水聲。

此刻，你猜我會想些什麼？

想——

一個很古老很羅曼蒂克的愛情故事？

一則很好笑但並不幽默的笑話？

一首不好聽但很古典的樂曲？

告訴你——都不對！今夕，你是猜不著了。

小舢舨隨水漂浮。兩岸，蛙聲咯咯；蟲聲唧唧，遂把思憶拉長——

昔年，一個明月夜，一艘小舢舨，三兩同窗，輕盪於此溪中。

一管橫笛，一把口琴，一包花生，一袋瓜子，幾個蓮蓬，人生——也不過如此。

今夕，獨臥此間。依樣明月夜，依樣小舢舨，而昔年的同窗呢？



落雨的夜晚，風在窗外。蛙鳴在窗外。雨打芭蕉在窗外。
升一爐炭火於室內，寒意頓消。

三兩知己，圍爐促膝談心。此時，我們將淡忘一切世俗的名和利；不復記憶一切驚悸與憂傷，在這落雨的夜。

若是獨自一人，不妨秉燭夜讀；不妨剪燭聽雨。於是，在燭光下；在雨聲裏，你會發現自己忽然很詩意起來。

或是——倘得一杯香茗在手；倘有一卷唐詩於桌，則長長的雨夜又何患？又何患呢？

星子閃爍的夜晚。

竹林中，流螢一閃一閃。

搬了張竹椅，坐在庭院前的油加利樹下，咬著燒烤得香噴噴的玉蜀黍，你的心將會被回憶所奪。想想童年的趣事吧！你會覺得可愛的。因為失去的東西，總會叫人產生此種美麗而淒涼的心情。

於是，你回到童年的夢境中——
此時，你彷彿是坐在那小小方方的竹橈上，聽手執葵扇的祖母敘述那些古老得一如夢中的神話。

而後，你會瞪著雙小眼；望著那滿天的星月，一遍又一遍的回味著，直到沉睡於祖母的膝上。
你又彷彿是回到那伙童年的遊伴中，不是嗎？你裸著上身；赤著脚。毛毛。冬冬。敏敏。他們也全裸著上身，赤著小腳兒。然後，拿了竿捕網，在竹林中追撲那些一閃一閃的流螢，把個玻璃瓶子裝了玩……。

對這些童年的往事，你會懷念的；在有星子，有流螢的夜。

假期快玩，直到今晨，從牆上的日曆，我才忽然發現。
於是，三天後的一個清晨，我獨自上了南下的火車，在一片零落的愁意裏，別了那美麗可愛的鄉下。

而鄉居的日子，是一首詩。若你去體會。

那年，我十四歲。唸中學二年級。

由於家距學校七八十哩，交通的不便，很自然的，我寄宿在學校。是個寄讀生。學校的宿舍，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物。我就住在三樓最後一間房。和我同房的，是一個來自古晉的男孩；也是我的同班同學。

我們的認識以至成爲莫逆之交，是有因素的。正如許多許多事情的發生，都有適於其發生的因素。

先說我們的認識吧！那天；也就是說開學的前一天。傍晚，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下的士沿斜斜的梯級步上三樓，然後，停留在宿舍房間的門口。

掏出鎖匙伸入鎖孔內轉動，按下把手；我把門推開——碰的一聲響，被人絆了一腳，我倒摔在房間內的地板上。

望着大包小包散落一地的行李，我氣憤的爬起來。這時，那個絆了我一腳的男孩也正緩緩的走了過來。他有一頭不很長的頭髮，深藍色牛仔褲的褲管捲得高高的。握緊拳頭，不發一言；我一拳揮了過去。

握緊拳頭，他也一拳揮了過來。左手格住，出其不意；我用右腳掃他的左腳跟。

叭的一聲，他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伸出右手；我想把他拉起來。誰知他握緊我的右手，以雙腳弓起我的身子，然後；用力把我反摔了過去。

伏在地上；我們對望着。那不很長的頭髮下是一對靈活的大眼睛；眨着眨着眨出一眼的聰慧。鼻子長得很性格。微翹的嘴唇，顯示出一股純真夾着幾許稚氣；還有，幾分的野氣。

我笑笑，他也笑笑。伸出手來；我們互擊了一掌，然後緊緊的握着。這一刻；是我們之間友誼的開始。

幫我撿拾起滿地的大包小包，倚着床沿；我們並排的坐在地板上。

他拿起一包 CHEWING GUM，給了我兩片。我們很有韻律的咬着軟軟的 CHEWING GUM，談着不着邊際的傻話。

他的床上，橫放着一把吉他。把它拿了過來放在膝上，我輕輕的調着絃。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你

也會玩吉他？我點點頭。

望着攤開在地板上的英方歌簿，我彈着那首幽幽的 LAST NIGHT。他伏在地上望着歌簿哼。向晚的風拂起薄紗的窗簾；浪滿一室。他的髮揚在風中，顯出一種不規則的浪漫美。

他是屬於浪漫且野氣的。我也是。個性方面的相同，增進了我們的友誼。

在班上，由於個子比較高大的緣故，我們坐在最後最後的一排；也就是說大約距離黑板十五碼左右的地方。

一般上，坐在後面的總比坐在前面的花樣多；尤其是男孩。當然，我們也不例外，因為我們是男孩。

他很厲害畫烏龜，正如我很會畫老鼠。

拿了斷了半截的鉛筆，他在一張從練習簿裏撕下來的單綫紙上；隨意畫了個圈，然後在圈上加了一條小尾巴四只短腳一個圓頭兩點眼睛。哈！小烏龜就畫成了。

把一個「化」字拉長，填上條長尾巴，加上兩個耳朵兩只眼睛幾撇鬚鬚，我的小老鼠也繪成了。塗上漿糊，我們把小烏龜小老鼠悄悄的貼在同學背後的衣服上，然後，拍着雙手呵呵呵的笑起來。雖然，我們已是中學生。

記得有一次，我們剛把一張嘔心瀝血的精心傑作——「烏龜商標」貼在前座某同學的背後時，恰被訓導主任撞見。

因此而被傳到訓導處；記一個缺點訓一大堆話。此後，烏龜老鼠不復重現。我們一天上八節課，每節三十五分鐘，偶而也上上下午課。但是認認真真上課的時間，我們不多。

可不是？遇到嘻嘻哈哈的老師，你猜，我們會幹些什麼？告訴你——

我們會捧着書本大大聲的唸自己所喜歡唸的小節。埋首伏案做自己所喜歡做的東西。裂開嘴笑自己所喜歡笑的事情。

然後；在鈴聲笑聲裏相擁着蜂湧而出。

若是遇到糊里糊塗的老先生時，嘿！天下是我們的。

儘管他在講台上搖頭擺腦；講得口沫橫飛甚至唇乾舌焦，我們後面的大可以不必理他。買了幾瓶可樂幾包花生，蹺起腿來過一節。

最不爽的事情，就是最枯燥的課配上最嚴肅的老師。

講話不行吃東西不行瞌睡不行笑也不行。無可奈何（他是老師我們是學生），只好讓時間在瞪視天花板中滑過。

沒下午課的午後，我們會把自己關在宿舍內睡一個懶懶的午覺。而在醒來後伏在小小的窗口，遠眺草場那邊的女生宿舍。

這時，他總愛對我提起那個紅裙長髮的女孩。告訴我她的聲音有多甜眼睛有多亮。告訴我她會對

他笑過；在某個有霧的清晨……。

他很懶；我也是。我們很少做筆記。

我們把做筆記的時間，拿來看勞倫斯的小說頌泰戈爾的詩。有些時候，老師逼得急，我們會把兩人的筆記當作一人交，而在發回後略做修改重交一次。

十點後，熄了燈的宿舍靜悄悄的。

把房內那扇小小的窗打開，我們會在柔柔的月光下；輕輕的彈着吉他。也會藉着淡淡的月光奕棋；或頭碰頭的伏在一起研究吉卜賽人的占星術。

週末，無課的日子。

我們會帶着小說提着泳袋，到長長軟軟熱熱鬧鬧的海灘。

丟時間在自由式蛙式蝴蝶式中。然後，躺在沙灘上透過覆面的草帽，看雲看海看山看船。還有一——看男孩；也看女孩。

也會很小孩子的坐在沙堆里堆砌童年的堡壘，或躲在大大的太陽傘下看厚厚的簡愛。

而後，我們會面海迎風，倚在椰幹上哼酸酸的 LOVE IS BLUE，注視一個女孩又一個女孩。

偶而，我們會轉兩趟巴士到國泰影院，爭排長龍湊熱鬧。最後，以廉價一元的代價換取二個鐘頭奢侈的冷氣。而在散場後上「綠之屋」飲冰室，要兩杯冰凍檸檬茶兩份西點麵包——又是一個午後。

於是，日子就這樣過去了。我們揮霍得好洒脫呵好洒脫……。想想，徐志摩也不過如此。

一灘灘污水淤積在一個個窟窿。

幾只黑黑黃黃褐褐沒人養的貓兒，在堆滿垃圾的破黑桶裏覓食。貓爪在骯髒的垃圾堆裏東翻西攪，惹得一大群青蠅嗡的一聲飛了起來。

生鏽的牛奶罐被貓爪拋落垃圾桶而後滾滾滾滾滾的跌入小溝渠，隨着濺起一蓬稀稀落落的水花。「妙」的一聲，那貓得意的咧了咧咀笑了起來。

沾滿腥紅瘀血的女人衛生棉帶，銜在一隻褐毛貓兒的口裏。而那隻雌貓就「妙妙妙」叫著跑了過來。

於是——腥紅的衛生棉帶扭曲了又扭曲。終在猛扯拋起而跌入一灘污水中，隨着滲出絲絲的血跡

……
癩皮的狗在青蠅簇擁中蹣跚的走來，夾著一股薰人的惡臭。於是，黑黑黃黃褐褐的貓兒皺著鼻子，嘩的一聲四散跑開了。

昂首，跨著蹣跚。這癩皮狗彷彿不可一世就為著臭跑幾隻貓。遂在那群擅拍馬屁的青蠅的呼呼喝喝中，走過一門又一門。但是，當一顆石子擊中後腿時，夾起尾巴拉一聲長長的嘶叫而去。

跟著，巷的那頭湧出嬉笑夾著粗言穢語。一群八、九歲大，光著上身赤著腳板的毛頭小男孩，踩著積水的窟窿走了過來。

把滿是污水的腳，在發黃的牆上印著一隻隻脚印的圖案。拍著手哈哈哈哈哈，他們笑了起來，對著整牆很藝術的脚印。

然後，循著牆角欣賞著一幅幅猥褻的構圖。

拉下褲子，一個長滿癩痢的小毛頭正對著牆上猥褻的構圖撒一泡彎彎長長的尿流，讓牆壁剝落的灰黃爬滿淋漓的尿汁。

隨著，摸來一塊焦炭。醜濕濕的尿汁，然後很畢卡索的塗滿牆黑黑的抽象。

瞪著對大大的死魚眼，觀看上上下的焦炭。那個很流氓且較大的毛頭，驟然間奪下長癩痢小毛頭手中的炭塊。

「哇」的一聲，小毛頭哭著向前衝去企圖搶回被奪的炭塊。於是，扭打咒罵哭喊交織成一片。幾

個李小龍忠實的小信徒，伸縮著兩管濃濃黃黃的鼻涕，磨拳擦掌在陣外喊加油。

「呀」的一聲，那扇半朽的木門被打開，一個梳著髮髻，半含支烟的老嫗，張破鑼的喉嚨暴滿額的青筋，指指點點驅逐著。

唿哨一聲，小石塊齊飛，隨後嬉笑著竄過巷的那頭，隱沒在夕陽最後一絲的殘照裏。

扔掉快燃完的烟捲，噴出一團急遽的白烟，裹著黃黃烟屎的大板牙，在夕陽殘照裏更黯黃了。吡牙咧寫在豬肝色的臉上，拉一串長長的天壽仔，雜種仔，短命仔的三字經，才壓下滿腔的怒火，跟著碰的閉起一門的寂寂。

鈴鈴鈴鈴鈴響著單調，蹂躪輪輪的疲乏。戴著頂破草帽的老三輪車夫，在巷尾有一盞小紅燈的屋前停了下來。身材臃腫的中年人，鬼鬼祟祟走下三輪車，奪奪奪奪奪的在門上敲了起來。

門開處，一個很桃花的女人，掛一臉的春風佇立著，扭著蛇樣的腰，擺滿身的騷。蒼白的臉塗一圈鮮血的紅唇，青青藍藍的眼蓋配合唇的噙動沉重的眨著眨著。

他擰了擰她蒼白貧血的臉後，攬一攬她蛇樣的腰，然後，他們相擁著走了進去。進行另一種原始的交易。

而不知什麼時候暈黃的路燈已經亮起，映著積水泛渾渾的光，淤水的窟窿遂產生滿巷的蚊子。

強忍蚊子的吮吸而賭橫財的運氣。一張紙牌代表一場輸贏；同時也很含蓄的意味著一個人生。

張張臉孔隨著張張紙牌轉變著——時憂時喜。以人爲的製作控制自己的命運，全是爲著一個慾望

，屬於橫財的。

鋪滿硬幣鈔票的地上，此刻正蠕動著一隻毛茸茸的手。但是，終被發現。於是，咒罵接著扭打，硬幣鈔票因而撒滿一地。

斷了頸的汽水瓶，尖尖的三角銼以及鋒利的匕首之後，是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陋巷長長的黑夜……隔天的報紙又將出現一則兇殺案新聞。

於是，這條陋巷製造著一個又一個醜陋的故事，上演著一幕又一幕的悲劇……。

物理節。

最後一節。

老師站在講台上，捧着厚厚重重舊舊的課本，在黑板前講阿基米德原理。

阿基米德原理；是物體在液體內所減輕的重量，等於被其所排開的液體的重量。而由阿基米德原理。我們便可推知物體的浮沉與其重量的關係……。

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他在攤開的草稿紙上塗寫着一個個大大

小小的阿基米德。
哼！阿基米德。



熱的感覺。

站起來。

他扭開牆壁上轉動的電風扇，吹出一股帶熱的風。坐下。

他把上衣的鈕扣解開，這樣會涼快點。他如此想。

然後，伏在書桌上仰視轉動的電風扇。風扇內的螺旋葉轉出陣陣人爲的熱風，吹起他滿頭的亂髮。

閉起眼睛，他想睡覺。

但是，老師阿基米德阿基米德的聲音又再響起。他知道自己不能睡覺。於是，伸了伸懶腰，他打了個長長的呵欠。坐直身子。

長長的呵欠，引來哄堂的大笑。尤其是女同學，更笑得花枝招展。他掃了她們一眼，她們笑得更加厲害。

老師站在黑板前，眼睛睜得大大的。待笑聲凍結時，才扯開喉嚨問——「誰？故意打呵欠，擾亂同學聽課的。站起來！」

筆直的，他自座位上站了起來。

「你爲什麼在上課時故意打呵欠，惹同學發笑？」老師望着他問。

「老師，我不是故意的。」他說。

「還說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爲什麼同學會發笑？」老師責問道。

「老師，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覺得疲倦。所以，才打呵欠。」他分辯說。

「哦！疲倦？想睡覺？爲什麼？」

「今天情緒不好。」他揚揚滿頭的亂髮回答。

「什麼？情緒不好？好！你給我出去，不要上我的課。」老師指着他氣憤的說。

把桌上的課本草稿紙原子筆塞入帆布提袋裏，他瞟了老師一眼。快步的走了出去。

走廊上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

他走過時，教室內許多男同學女同學紛紛注視着他。低着頭，不想看那種驚奇的眼光。迅速的，

他走了過去。

來到校門口。

看了看腕錶，還有十五分鐘才放學。也就是說，還有十五分鐘校門才打開。

咬了咬嘴唇。他把帆布提袋猛力的拋向校門之外。拉拉褲管，他攀爬上校門。然後，躍了出去。

拾起帆布提袋，踢着小石子走向車站。

因爲還沒有放學，巴士車站唯有寥寥幾人，倚着鐵柱，望着自己太陽光下的影子。他想，我該去

那裏呢？

回家？

不！不會的！他不會想回家。

本來嘛，他就不喜歡回家，況且此刻家裏也不會有人的。

回家。簡直是極荒謬的念頭。

拋玩着那枚一角錢的硬幣，他再次的想——我該去那裏呢？這個惱人的問題。

噹。那枚硬幣跌落下來。轉了幾轉，然後靜止。顯出一只彎曲的海馬。

靈感。拍了一下頭，他告訴自己；就讓硬幣的兩面來決定他的去向吧！他對自己說——

彎曲海馬的那一面。搭二號巴士。

10 CENTS 的那一面。搭十三號巴士。

二號巴士。他可以在小坡奧迪安看一場一時三十分的电影，或者首都一時四十五分的。然後再到書局逛逛或做些什麼。

十三號巴士。他也可以在麗都看一場電影。然後，在散場時溜洋公司泡泡冷氣，或者到奶巴要一大杯冰凍啤酒，一口口的喝着。

冰凍啤酒。那種冷冷苦苦辣辣的。舌頭舐了舐嘴唇，他彷彿嘗到那種味道。吞下一口口水。

強烈的太陽，引起他對冰凍啤酒的興趣。

媽的！這樣熱。掏出手帕來，他揩擦着臉上的汗珠。太陽；偉大個屁。他詛咒着。

彎腰。他拾起那枚一角錢的硬幣，放在雙掌之中搖動着。吹了口氣，他把硬幣向上拋起。噹！硬幣掉了下來。重覆着以前的動作，轉轉轉而後靜止。俯下身。他望了一眼。

10 CENTS。十三號的巴士。

拾起硬幣，把它塞入耳孔內。靠着巴士車站，他把帆布提袋斜掛在肩上。就這樣的；等待着十三號巴士的來臨。

二號的巴士，馳過。一輛。

二號的巴士，馳過。兩輛。

怎麼十三號還不來？怎麼十三號還不來？

快放學了。還有三分鐘左右。

三分鐘以後，巴士車站會很擁擠的。巴士車會是一罐沙丁魚。他知道。

所以，他很着急。他不喜歡也不願意自己變成沙丁魚。因此，他盼望十三號。十三號的巴士。還有兩分鐘。而巴士還不來。

剩下一分鐘。他提醒自己，自己快變成沙丁魚了。悲哀。是有一點悲哀。快變成沙丁魚了，他想怎麼還不來呢？媽的！十三號。不吉祥。

來了！十三號終於來了。在校門剛打開，學生剛湧出時。

他緊張的揮動着帆布提袋。因為他不想做條沙丁魚。

停了。他一躍而上。

噓的尖叫一聲。巴士開動，噴出一團難聞的黑烟，向前駛去。

選了張靠窗的位子。他坐下來。

經過校門時。一大群沙丁魚正游了出來。他笑笑。慶幸自己不曾是條沙丁魚。

喂喂喂，剪票員扯着喉嚨叫。他轉過頭來，把一角錢的硬幣自耳孔內拿出來放在他的手上。

接過剪票員遞給他的車票。不經意的，他望了他一眼。那張臉，是寫滿黑黑的鍋底。不屑的，他

輕哼一聲。

把玩着那張一角錢的車票。他將車票摺成一長條形。然後，放在左手食指上繞着繞着。最後，繞成一圈的圓。

鬆開，圓消逝。形成一彎形。

把彎形含在口中，他將視線移向車窗外。

車樹人屋巴士車站電燈柱，後退後退後退。

風野。

拂拂浪在風中的亂髮。把移向車窗外的視線收回。他打量着整個車廂。

背影。一個個背影。男的。女的。長頭髮。短頭髮。面部的表情怎樣？他不知道，當然，因為他是坐在他們之後。

兩行黑黑歪歪斜斜的字，引開了他的視線。

下車請開口。

上車請舉手。

下車請開口；上車請舉手。他玩味着這兩句幼稚得可以的座右銘，屬於這輛巴士的。

車站。巴士向前俯衝一下然後嘎然停止。

人落。人上。

巴士噴出黑烟，挾着尖銳的噓叫而去。

巴士搖搖擺擺，他搖搖擺擺，思想也搖搖擺擺。

於是，他彷彿回到一個多鐘頭前的教室裏。

白色粉筆後——是那充滿空虛感的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接着是他那聲長長的呵欠，然後是老師的

責備……

吐出含在口中的車票。今天情緒不好，才会有物理節那件事情。他告訴自己，自己今天真的是情緒不好。

早上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又浮了上來——

步下長長斜斜的梯級時，草場上已東一堆西一堆的聚集着許多人。每天這個時候，也就是說早上升旗禮前十分鐘，草場總是如此的。

下到草場後，他逕自的走向自己班上隊伍列隊的地方。

班上那幾個外表斯斯文文，內里污污穢穢的傢伙，像一群蒼蠅圍着垃圾桶嗡嗡的天南地北着。他走過來時，嗡嗡的蒼蠅頓時變成竊竊私語的老鼠。

媽的！睜着鼠眼咬耳朵。心裏咒罵着。

呸！他啐了一口。

然後，走到一邊去。

他討厭那些傢伙。他不高興他們那種虛偽的作風——在老師同學面前裝得斯斯文文，一派好學生模樣，一付道學者氣派。背地裏却粗話一大把，賭博抽烟談女孩。

咬着一根草莖，他望向那群竊竊私語的老鼠。

竊竊。他們私語着，偶而指指諷諷他這邊。低下頭，他假裝沒看見。

可以這麼說——懷疑的驅使，他挪開脚步悄悄的掩近他們，企圖偷聽他們的談話。雖然，這是很不道德的行爲。

他停了下來，在距離他們大約三碼左右的地方。他們還在天南地北，毫無警覺。爲了避嫌，他裝得很不經意的樣子，站在那裏。

於是——

「他媽的，那小子！一付自鳴清高的樣子，從不跟我們打交道。媽的！有一天老子非揍扁他不可！」暴滿額的青筋，那傢伙揚揚右拳。

「哼！他那付又樣，看了真的覺得很不爽。早就該揍！」另一個附和着。

「揍？我看很難吧。聽說那小子練有空手道什麼的。」壓低聲音，「況且我們操行也不錯。嘻嘻嘻嘻（眯着雙眼，皮笑肉不笑）。依我看，還是應用心理戰術！」眸中閃着陰險。

「心理戰術？」

「嗯。」

「快點講來聽聽，別他媽的婆婆媽媽好不好。」先前那暴滿青筋的傢伙催促着。

「話應該從……。」下面是什麼？他沒有聽到，因為草場上這時很嘈雜。

媽的！他咬着右手的食指。怎麼草場這麼嘈雜？下意識的移動脚步。爲着繼續偷聽談話的內容，他逐漸的靠近他們。

於是，聲音又傳了過來——

「什麼？你說他老的嫖賭飲樣樣行，真的嗎？」一個帶有懷疑口吻的聲音響起。

「當然是真的！他媽的你！難道以爲我撒謊不成？」抬高聲調：「還有更精彩的，要不要聽？」揭人醜聞以爲樂，這傢伙。

「要！快點講。」屬於急促的催促。

「人家說，有其父必有其子，有——」

「媽的！不要咬文嚼字行不行？」一個傢伙精聲粗氣起來。

「有其夫必有其妻。」那傢伙繼續他被打斷的話。「你們知道嗎？他的老母——」

「他的老母怎樣？」幾乎是異口同聲。這些傢伙。

「告訴你們」（洋洋自得寫在興高采烈的臉上）「他老母養小——白——臉。」故意拉長小白臉

三字。這可惡的傢伙。

「什麼？養小白臉？」這些傢伙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養小——白——臉。」那傢伙再次拉長聲調。

「哈哈。那臭小子的老母養小白臉。哈哈哈哈哈哈。」他們裂開嘴惡作劇的笑起來。

「我們。」待笑聲快近尾聲時，那傢伙繼續下去。「我們（他經常重覆所說的）就用那小子老豆

老母的風流韻事去打擊他，讓他——」

「拍」的一聲，那傢伙左臉挨了一掌，隨即出現五條鮮紅的指痕。

那傢伙摸了摸滾燙的左臉，不知是怒是下不台還是憑着人多勢衆？握緊右拳，向正緩緩逼近的他

揮了出去。

側身，他躲開迎面而來的一拳。

然後，一步步再次的向那傢伙逼近。相對的，那傢伙一步步的往後退。吐出咬在口中的茅草。看準對方的破綻，他猛地一拳揮了出去。

那傢伙的嘴角正滲出絲絲的血跡。

呸，吐出唾液帶着血絲。那傢伙向他猛撞了過來。

於是。兩人扭着一團打了起來。

「有人打架！有人打架！」人群中喧嚷開來。

鈴。鈴鈴。鈴鈴鈴鈴。

「快報告主任，有人打架！快！」

「快來看呵！嘿！嘴角流血呢。好慘！」

「摔！摔摔！對！對對！就是這樣，啊！對了！就是這樣一拳。」

「媽的！加油！加油啊！」

「好！」拍拍拍拍拍。「再來一拳！」

鈴鈴。鈴鈴鈴鈴……

拉一聲長長的尖叫，巴士嘎然而止。

紅燈。受巴士慣性的牽引，他向前俯而後仰。這一刻，思想迅即拉回現實。

他望向前面——
紅燈依然亮着。

車廂內——

肅穆的臉。木刻的臉。

強烈的陽光。巴士停下的嘈雜聲。使他有一種煩悶的感覺。

解開上衣的鈕扣。

然後，他望一望腕錶。一時四十三分左右。來得及嗎？一時四十五分的電影。

望向車窗外。一個站兩個站三個站。他估計，還有三個站後他便下車。

巴士開動。

一個站。

巴士開動。

一個站。

巴士開動。

他站了起來，左手斜提着帆布提袋，右手抓着巴士車頂的橫鐵柱。隨巴士的搖擺而向出口走去。

車站。

巴士停了下來。然後，自動車門打開。他隨着幾個外校的學生之後走下巴士。

再次的望望腕錶。一時四十六分左右。媽的！遲了一分鐘，不知還有沒有票？
拉開脚步，他和時間競走。

影院前，一個穿制服的管理員正在清掃地上的紙張烟蒂瓜子殼。此外，就只有稀稀落落幾個男人圍觀着玻璃後的電影劇照。

他知道。電影已開映。

轉向售票處。

一元。滿座。

二元。滿座。

三元。還剩很多（他斜斜的掃了一眼，座位選擇表上只有幾個藍色的叉。）

三元。兩個多鐘頭的冷氣。千篇一律的武打鏡頭。重炒的故事。奢侈得很，他告訴自己。

於是斜揹着帆布提袋，他走出電影院。

午後二時的陽光，炙在皮膚上有熱的感覺。走過一列西照的店鋪後，汗就爭先恐後的冒了上來；粘粘的貼住上衣，怪不舒服的。

忽然，他想起奶吧。想起奶吧裏那種冷冷的感覺。

於是，壓着馬路，他到「雷諾斯」奶吧。

推開玻璃門後，他走了進去。

然後，選了個燈光比較柔和的卡座坐下。向侍者要一杯冰凍啤酒慢慢的喝。喝完後，他沒付賬，也沒馬上出去。竟靠着椅背睡起覺來。

醒來時，陽光在玻璃推門外的馬路上被拉得長長的。

他看了看腕錶。長短針相吻合於四——四時二十分。於是，他埋了單，走出奶吧。走在人行道上。去那裏？心裏跳出這三個字來。而失落感就再次盈滿他的空虛。他不知道要去那裏。

漫無目的的走着。隨後，他來到一個巴士車站，望着人來人往的街道，他站了一會。

一輛十三A的巴士在車站前停了下來。許多人走下來，跟着又有許多人湧了上去。不加以思考，他緊了緊帆布提袋。然後，跟着人潮推推擠擠的上了巴士。

巴士上滿滿的都是人，沒半個空位。無奈，只好抓住車頂的橫柱，站過了一站又一站。

直到巴士轉入依士哥實律時，一個老年人站了起來。拍拍座位，他坐了下去。

剛坐下不久，前面飄來一股烟和烟味。一個黑傢伙正在前座吞雲吐霧。（難受得很，有一種想咳的感覺。）

媽的！他咒了句。

抬頭，他望見那裏寫着：

「禁止吸烟。」

媽的！他再次咒了句。

然後，他讓思想解放——想什麼又不想什麼。偶而，也對那些向他投射以奇異眼光站着的搭客，吡牙裂嘴作幾個阿Q式的微笑。

一個站兩個站三個站四個站。他下車，在第五個站。

望着絕塵而去的巴士，他想到海邊。

於是，越過馬路。之後，再沿着那長有排排木麻黃的小徑便可到海邊。

走在海邊的新填土區。四五年前這裏原是海，而今是大片大片的土地。

幾個抓着小汽球的小男孩小女孩，正圍着他們的爸爸媽媽吱吱喳喳，銀鈴鈴而又蹦蹦跳跳。於是愉快充沛愛盈滿。

小小的汽球小小的男孩愉快的氣氛與愛。在童年時代，他也曾擁有過。但這一切已成昨日黃鶴呵昨日黃鶴！

這，全是由爸媽一手造成的。

老實說，爸也不是什麼好爸爸。在未當夜總會經理時，他還安份守己。但一當上經理後，生活馬上改變了。

夜歸成了他生活上的一部份。

難道當經理的人，都要夜歸嗎？難道當經理的人，都要飽暖思淫慾嗎？他不知道。但一個人錢多，

了，却不會是件好事情。他很知道。

而夜歸又能做些什麼呢？就是剛懂事的孩子，也會曉得。況且媽還是個相當聰明的女人。又怎麼會不懂呢？

於是，爸媽之間開始有了意見。有了罵架。有了一條深深的海溝。

而每天一早，爸打好領帶後，便提着那足以強調自己身份的公事包，駕着他那輛紅色的福特牌轎車絕塵而去。

媽也在早餐後，穿上她自己所喜歡的服裝，到自己所喜歡的地方，作自己所喜歡的消遣。而不問是否有意義？因此，媽學會賭與抽。

他呢？

每天早上六時起身。六時一刻盥洗。六時三十分進早餐。七時上學。這以後，便開始了六個鐘頭填鴨式的聽課。

中午放學後，他從沒即刻回家。總是留在校中，做一些什麼或不做一些什麼，想一些什麼或不想一些什麼。

有時，他會斜揹着帆布提袋。在熱的街道幽靜的海邊溜躑。

直到在外面吃過晚餐後，他才拖着疲乏的軀體，空白的腦袋回家。晚上。沖過涼後，心情好就看書，心情不好便蒙頭大睡。這樣，一天便滑過去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造成他學業成績的一落千丈，同時也造成他性格上的叛逆。叛逆。他想起今早自己因打架而被傳到訓導室的情景——

「你叫什麼名？讀那一班？為什麼打架？」訓導主任逼視着他。

「吳鵬。高一A。不為什麼打架。」他簡短的回答。眼睛直視前面粉白的牆壁。

「什麼？不為什麼打架？」訓導主任轉向那些傢伙，「你們說，為什麼打架？」

「我們說他媽媽——」張開口，那挨了拳而嘴角流血的傢伙想繼續他的講述。

忽然——

「主任！我承認我錯。」然後，他轉向那嘴角流血的傢伙。「不要再說下去，我承認我打了你就

是！」再轉向主任，「我願意受罰。」

「好！你既然承認錯了，我也不再加以追究。」頓一頓，「先記你一個大過。明——天，」拉

長聲調；「請你的家長來校簽保證書。」

……

本來，錯在雙方。但爲了媽的名譽，他願意承擔下來。雖然，媽是真的養小白臉。

因而想起上星期六來——

那天，他看完七點半場的電影後，順路到百貨公司逛逛。豈料一件令他難以置信的事情竟然發生了。

當他走到女人化裝用品部時。隔着貨架，他看見一個男人正攬着媽的腰。

起初，他以爲自己看錯了。但是定神一看，果然是媽！

媽正依偎着那男人輕笑細語，手上還提着一大堆的東西。

一陣莫名的情緒沖擊着他的心靈。發狂似的，他衝了出去，狂奔在夜裏霓虹光管籜笑着的街道上……

媽偷小白臉。爸有沒有養女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明確的知道。他的家庭，因爸媽的相左而快崩潰瓦解了。

於是，他想起今早訓導主任的話——明天，請你的家長來校簽保證書。

明天？

明天。他笑笑。

而此刻，暮已闌珊……

遙寄的情誼

抱著吉他，我攀坐在露台的鐵欄杆上。今晚的月亮很好，又大又圓的。但星子就稀少了。妳不必奇怪，有月亮的晚上總是如此的。

我就傻笑起來。輕輕的彈著 You are 21, I am 16。

You are 21, I am 16。是陳美齡唱的，陳美齡——那個有一頭長長秀髮大大眼睛的女孩。妳該知道吧！我就是喜歡她。妳也是。我們都喜歡她。

我坐著。今晚的月亮是真的很好，要不然我也不會這麼輕鬆的彈著吉他。但後來，我不彈了。我把吉他放在鐵欄杆下的地板上，然後抱著雙膝想那個早上的別離。



那個早上，我到機場時，你的飛機已滑出跑道，升向藍空。我站在觀望台上拼命的搖著手，希望你從機窗探出頭來說聲再見。

再見！我搖著手。

再見！再見！我繼續搖著手。直到你的飛機飛入雲深之處，才悵悵然的步下長梯。我站在機場入口處的玻璃門邊，想自己爲了巴士與德士車資的比率問題而遲到，怎麼說也說不過去。當多年好友遠離而不知那年那月那日那時或永不回來。

想想你該不會怪我吧？因爲我們都是洒脱的。最低限度我們不會以世俗的眼光來看世俗。記不記得？你離去前的那個晚上。

那晚，我們坐在長堤邊咬烤得香噴噴的玉蜀黍，咬著咬著你忽然說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

我笑起來；怎麼沒有機會呢？你又不死。怎麼會沒有機會呢？然後我轉頭望你。你的眼光就落向遠遠海的那邊。那時潮來，我以爲你在看潮。你很喜歡看潮的。是嗎？潮來潮去。你的眼光依然遠遠。但你的沉默使我驚覺你的異態。平時你不是這樣的。我就搖著你的肩膀，怎麼啦？怎麼啦？把落向遠方的眼光收回。你搖搖頭。你笑笑。然後你說你要走了，就在明天早上。

走？張大着眼睛，我停止咀嚼烤玉蜀黍的動作。

嗯。你點點頭。

哈哈哈哈哈，我笑起來 哈哈哈哈哈，你也笑起來。笑啊笑的就笑出一地玉蜀黍碎粒。

我窮，我沒錢，妳該知道的。

我把身上僅有的一個五毛錢硬幣掏出來拋了拋，接住。所以，我沒有能力給妳買珍貴的紀念品，我沒有能力請妳吃大餐。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妳搖著雙手。而腦後的長髮就在風中飛揚起來。

這樣吧！我再拋了拋那五毛錢的硬幣。我請妳吃紅豆冰。怎樣？

好。

然後，我們就坐在長堤不遠處印度先生的冰攤上，一口一口的往咀裏送冷冷甜甜的紅豆冰。

我不想離緒縈繞我們，所以我故意製造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一則又一則笑話。這樣我們就嘻嘻哈哈的把紅豆冰吃完了。

我給印度先生五毛，他找回一毛。

我把一毛丟在枱上，要了兩包五分錢的黑瓜子。我給了妳一包，我們就嗑著瓜子走出冰攤。

現在，我們又坐回長堤。

沉默。我們各自嗑著一顆顆的瓜子。我們看潮。後來妳站起來拉拉裙子說：我們該走了。

走在歸途。我忽然想起我該唱首歌給妳送行或講些什麼話，想想又覺得沒什麼好說的，總不外是

些吉利話，庸俗得很，就不說了。

不說庸俗的吉利話，就唱首歌吧！我遂哼著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無故人呵無故人。妳今處異地無故人。那夜回來後，在午夜深深的靜裏，我抱著吉他坐在露台給妳彈了一遍又一遍的陽關三疊。雖然陽關三疊該用二胡琵琶之類的中國樂器。

今夜，我依然坐在露台，而妳已獨臥異地。假如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話，當我再次彈起陽關三疊時，妳該知道我的心境。

我不喜歡寫信，累贅得很。

所以妳去後整整一個多月，我始終沒給妳寫半封信——雖然妳已給我寫了三四封。想想是不是太絕了點？

是不是太絕了點？我忽然想給妳寫信了。寫些什麼呢？

我就寫一些曾屬於我們日子的小故事。緬懷緬懷過去也是好的。妳說呢？總是遙寄的情誼。躍下露台上的鐵欄杆，抱起吉他，我走入屋內，而外面的月亮還很圓。還很圓。

雨後。

淡淡的彩虹飄洒於穹蒼的盡頭——水天連接之處。

黃昏已撒下她那輕輕的紗網，沸騰的海灘已呈一片死寂。

夕暉裏，他緩緩的踱了過來，留下那一串串深淺不一的脚印。

晚風，輕撫着他的鬢髮。衣袂飄忽處有一種淒迷的美。

此刻，海柔得似個溫情的少女，盪起那微波的衣裳，親吻着沙灘；醉於夕陽中。

赤着脚；他踩着一個又一個的脚印——零亂而無章。

灘上的小螃蟹，待他走近時，一窩蜂的溜入洞中。過後，又潮水似的自洞中湧出。

孤

走着走着，他覺得很有趣。

站住。他屏氣凝神的向四周的小洞注視。不一會兒，一個洞內冒出一只，另一個洞內又冒出一只，接着第三、第四、第五……都探頭探腦的往外瞧。

他似乎覺得它們在竊笑他，諷刺他。竊笑他那孤單的靈魂；諷刺他永跨不進幸福歡樂的門檻。

他氣極而嘶吼，狂奔過去想抓個稀爛，但他抓到的是一把沙。啊！一把沙。正像抓不到幸福歡樂一般。

扔掉手上的沙，他——懊喪的跌坐於沙灘上。

望着那海，那天，長長的沙灘上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束起上衣，捲起褲管，想投入了那溫情少女熾熱的懷抱中。但——他失望了！濺起的點點水花，潑濕了那單薄的衣衫，一陣砭骨的寒冷刺入軀體。海——冰涼得叫他害怕。

他現在才明白，寒冷與熾熱；歡樂與悲哀……；只不過是一綫之隔。

搖落滿頭的水珠，他很酸很苦的笑起來。寒冷的晚風，叫他起了陣雞皮疙瘩，牙齒也格格作響。身軀因寒冷而顫抖，他拉下那束起的上衣，放下捲起的褲管。帶着一顆近乎空白的腦袋，走入夕陽裏，晚風中。

終於——

消逝在暮靄蒼茫裏；消逝於那長長沙灘的盡頭。

灘上——

只留下那一深一淺，零零亂亂的足跡。
夜，披了件神秘的黑紗，旋着狐步，滑入此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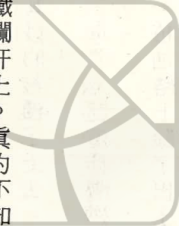
不知道爲什麼會坐在加東購物中心黃色的鐵欄杆上。真的不知道。

原本從家裏出來時，意識中是要到海邊看看海浪聽聽潮聲吹吹海風的。那是一種詩意的享受。同時，也能暫時拋掉世俗的一切。對我來說會很有好處的。

想想兩個多月的長假，沒有工作也沒有讀書，整天浪來浪去的，像一朵無所歸宿的雲，一會兒東會兒西的。

而自己就這樣變成了一朵雲。

以前那種上學放學吃飯睡覺做功課準備測驗的公式化生活忽然可愛起來了。人總是這樣的，對失



朝向何處？

去的東西容易懷念。

有時早晨醒來，望着從窗口爬進臥室的陽光，不知道今天自己該做些什麼？腦袋空空白白的。拉起被來，倒頭又睡了下去。

醒來時，也許是日上三竿的十一點。也許是艷陽高照的十二點。這樣一天就差不多去了半天，而以後的時間則在莫名其妙中滑過。

就像今早我離家時，是要到海邊的，站在巴士站等車時，心裏想着的還是海邊。

然後來了一輛紅色的巴士。

我還沒有看清楚巴士的號碼，就莫名其妙的被湧了上去。本想從出口下車，但出口的自動車門已關上。

無可奈何，只好選了個座位坐下。買了車票，就這樣懵懵懂懂的到了加東。

下車後，我沿着人行道慢慢的走。

這時是早晨，陽光不很熱，行人也少。柏油路上除了巴士汽車外，偶而會有幾輛三輪車踏過。走過生花店時，一個女孩正修剪着束束的鮮花。從她嫵熟的動作可以知道她精於此行。

雙手插在褲袋裏，我靜靜的站着看。

忽然她轉過身來。我看了她一眼。

她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趕快伸手接住下落的鮮花。

歪了歪頭，我聳聳肩，然後吹着口哨，走了過去。
來到樂斯影院前，冷冷清清沒半個人。

我繞了一圈，回到正門。站在玻璃框下看劇照。「一樂也」，是「七十二家房客」的變態。
搖搖頭，我似乎很感情的嘆了一聲。

這種電影，不看最好。雖說是笑劇，但荒唐加上低級。你不笑；爲了應酬，你不得不笑。那是強迫的，很痛苦。

轉出樂斯，我沿着人行道繼續的走下去。

經過麗宮，我矚矚「彩雲飛」那幅巨大的電影海報。李行是有點料，但故事是瓊瑤的。你不必奢望瓊瑤有什麼新鮮的愛情故事。

所以，我沒走進去。

然後來到了天橋。我站在天橋下，右腳放在梯階上，左手按在把手上。想——
要不要從天橋越過對街？

這時，一個小女孩拉着也許是她的小弟弟，彎身擦過我身旁。碰碰碰碰的跑上天橋。

那鵝黃的蝴蝶結和藍格子小黃花的裙子，會使人覺得有個這樣的小妹妹，是件快樂的事情。
拍拍梯階的把手，我轉身離開天橋。

過馬路使用天橋，不危險但是麻煩。對老人小孩有好處，這點我知道。可是對我却是麻煩而危險

因爲每次走上天橋，眼睛總是望向橋下來往的車輛，經常因此撞到別人身上。那是很糟糕的。所以，我放棄天橋。

然後，衝過車輛疾馳的馬路，攀過橫於馬路中間的鐵欄杆。再次衝過疾駛的車輛。來到加東購物中心。

那時，購物中心內僅有幾間商店開門營業，轉了兩趟，算是走馬看花的逛完了。

出來時，我估計時間還早，又沒處去，站着站着，脚就酸了。很自然的，我便攀坐在加東購物中心黃色的鐵欄杆上直到現在。

我不曉得自己究竟坐了多久？總之是很久吧！股骨漸漸有點酸痛。

於是，我變換了個坐姿，把兩腿蹺在另一欄杆上。這樣我會感到舒服的。

然後，我把頭靠在膝蓋上觀看上上下下來來往往的行人。我經常把看人當成是一大樂事，在無聊時。

也許沒有人能料到吧？

在這兩個多月的长假裏，每當無聊煩悶時，我會搭車到「高登」、「半島」、「珍珠坊」看人。其中記錄最高的，猜猜看？會是什麼地方。我想——「珍珠坊」三個字不會猜不着吧！

我去珍珠坊不是買東西。這點不說也該知道。因爲我經常是不名一文的窮光蛋。即使有錢，也給

七十多個白晝和黑夜流盡了。

此外，我呆在百貨公司選購物品的時間與耐性，永遠不會比女孩長些。

我不會因為一個鍋的大小而端詳老半天。要大鍋就大鍋。要小鍋就小鍋。我是果斷而自負的。這很使我欣賞自己。

一個人最低限度應該懂得欣賞自己，無論是學業功課或性格作風。如果不懂得欣賞自己，也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存在。貶低了自己的價值。那是可悲的。

而我並不可悲。我經常欣賞自己，這我已說過。

所以我每次去珍珠坊，不是欣賞人而是看人。欣賞與看完全是兩回事，風馬牛不相及。欣賞是深入，看是表面的。這是簡單的詮釋。

我也說過不會因為大鍋小鍋而盤桓大半天。所以我進去五分鐘；出來五分鐘，餘下的大把時間就是看人。

我常常伏在欄杆上往底層看。

將東來西往的人群當魚群。喊老的老魚。小的小魚。男的公魚。女的母魚。很頑皮的代名詞。是嗎？

而此刻，我坐在欄杆上彎腰伏首，以頑皮的眼光觀看群魚。一時驚覺時間已流逝。陽光是漸漸的熱起來。我不知道現在幾點？

但大群大群的游魚和漸熱的陽光告訴我——時間已走。忽然，我渴望知道時間。

是十點。

是十點半？

或者十一點？

於是，我躍下欄杆走向人群。

我沒有手錶，因此我不能告訴自己準確的時間。本來我可以推測的，但我不要這樣做。內心就奇怪起自己來。一向是不戴手錶的，也說過不讓時間約束自己的行動。

因爲有了手錶，無論怎樣都會很自然的望上一眼，那麼就不得不擔憂時間的滑過。這樣，就會考慮到下一個鐘頭該做些什麼？而再下一個鐘頭，又該做些什麼？

於是，時間控制了行動。

我不喜歡行動受到控制，因此我沒戴手錶。以前，我是曾經有過一個的，後來買書訂刊物花光了錢，就把它給當了。

而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手錶。

我在人群裏挑了個對象，那是個洋化的女孩。大大的男裝手錶誇張的套在纖細的手腕上，甚是刺目。

『請問，現在幾點？』我問那女孩。

她看了看手錶，『十點半。』她咧了咧嘴說。

『謝謝妳。』我轉身走向鐵欄杆。

攀上欄杆後，我想現在才不過十點半，怎麼人就這麼多呢？

難道今天是星期天？不會吧！戲院沒有早場的長龍。

那麼是星期六？看樣子不像，百貨公司沒有穿着校服的學生。

這樣是星期五？也好像不是。間間商店都營業。

算了算了。這些惱人而毫無意義的問題。

不過說起來也是的，整個長假老是渾渾噩噩不知今天是星期幾？似乎每天都是星期六星期日的。

以前讀書上課時，一個星期有幾天？今天是星期幾？總是清楚的就像握在手中一樣。可是現在呢？

現在呢？

我忽然激動起來。再次躍下欄杆走向人群。我拉住一個匆匆行走的男孩，就像拉住欲逝的時間一

樣要他告訴我今天是星期幾？

睜着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他嗚嗚的說星期三。

星期三，星期三。我喃喃的跌坐在樓梯上。這個星期還有幾天？自己是最清楚不過的。時間真的

不留人！

我坐在梯階上。我坐在人流裏。我望着擺動的手。我望着走動的腿。忽然孤獨起來。環顧四周，一個個陌生的臉；一雙雙驚奇的眼光——走過走過走過走過。

而朋友呢？而昔日的朋友呢？

而昔日在一起浪在一起狂在一起瘋在一起魔的朋友呢？

沒有。一個都沒有。星散了。

有的出國。有的深造。有的就業。人生就是這樣，聚聚散散的。自己一下子像懂得了人生。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總是這麼覺得。

於是，以前那些可愛的小故事都成了歷史陳跡。

朋友，我的朋友。記不記得呢？那些小小而可愛的故事；我們所主演的。

或許記得。或許不。是這樣吧？朋友。

但記不記得在現在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曾經擁有過。這足夠我們輝煌了。

那些日子是金色的。金色的日子。我們吹口哨。我們賽車。我們爬樹。我們划船。我們露營。我們打架……總是那麼的年輕可愛。

還有午夜的吉打聲。沙灘的野火。古老的長街。朋友，這些都曾經震撼過我們的心弦。但現在只能緬懷了。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朋友，我們可是這樣？可是這樣的嗎？

什麼時候，我們會有午夜的吉打？

什麼時候，我們會有沙灘的野火？

什麼時候，你會從古老長街的那端走來；我會從古老長街的這頭走去？我們相逢在長街的中間。

朋友，你會不會狠狠的向我臉部擊出一拳？我會不會迅速的閃過，反手把你摔了個四脚朝天？然後你爬起來。我們相擁着哈哈哈哈哈狂笑的走完整條古老的長街。

朋友，你會嗎？你會嗎？

我捏緊拳頭打在梯階上。激烈的痛楚使我回到現實。四周仍然是陌生的臉，驚奇的眼光。我知道自己不能久坐。

按着梯階，我緩緩的站起來，拍拍褲子，就這樣一步一步的走了下去。

我站在人行道上，長長的路就在我面前延伸開去。我儘量睜大瞳孔，讓視線擴張到路的極端，路的極端。

這時陽光很強。路上車水馬龍的，很是熱鬧，我的視線漸漸模糊，許許多多白色的小圓圈呈現消逝呈現消逝呈現消逝……

狠狠的甩了甩頭，我仰天——

一朵不成形的雲正飄過藍藍的天際。

叛逆的男孩

坐油加利樹幹。風浪漫；髮飛揚。

多風的午後，獨擁滿園的寂寂。無修竹，無蟬唱，唯有風中棕櫚窸窣的私語。

掠一掠亂髮，他是個有性格的男孩。十六歲了，依然是那不羈的神態，整天吊兒郎當的。此刻他含了根草莖；似吮吸那苦澀又似品嚐那苦澀。

遠天流浪的雲，引起無限的暇思。他吐出含在口中的草莖，長長的呼了口氣。眼前隨著浮現出一幅幻影——

一個綁有雙辮的吉卜賽女孩，靠著窰洞前的石壁，輕撫「吉他」，飄出一連串美的音韻。陽光很柔，風很軟，雲一朵又一朵的流浪著……這是一部電影的畫面，他喜歡那情調，所以記住了。

變換了一個姿勢，他斜靠在樹幹上。那綁著雙辮的吉卜賽女孩一定很孤寂，他如此想。透過葉隙，校園那頭出現了兩個小點。近了，是女孩，長髮的。

「女孩」——這個名詞，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但似乎了解不深。

不過他還是給「女孩」下了個定義。就像物理老師下牛頓定律一般的肯定。

喜歡斜眼偷看男孩。

喜歡在男孩面前矯揉造作。

喜歡嗲聲嗲氣的對男孩說話。

喜歡暴露引男孩死瞪。

.....

而當男孩有所行動時，便來個不理不睬，視若無睹的——就是女孩。於是乎，他把女孩看成是怪物。

這兩個怪物，走到離他大約有五、六碼左右的石椅上坐著。一個穿紅，一個穿黃。

紅的胸前有一圈鵝黃的「和平與愛」，那是畫的。然而很邪。他調轉一下目光，假如現在有一張弓一枝箭的話，他會毫不考慮的便彎弓搭箭把那圈鵝黃射了下來。因為他厭惡。

可是——他沒有。

因而想起那長有一對翅膀，拿著一張弓一枝箭的小頑童——邱比特來。

十六、十七歲的男孩女孩，是邱比特這個小混蛋神箭的紅心。他不願當紅心。

於是，邱比特你這頑童，你這個小混蛋，給我滾！滾！滾！他咒罵著。

轉過頭來，那兩個怪物對著他笑。怪物會笑？而且笑他！（不可思議？）

看！就是那個；那個穿紅的怪物，正指著他比手劃腳不知講什麼？偶而夾著幾聲銀鈴。他困惑。

女孩？

怪物？

雲流浪著。心也流浪著。

風過。葉落。

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想起逃學這一回事來。逃學，在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一年中最少也有十幾二

十次。

但——功課却出奇的好。真不知是怎樣搞的？反正他心裏有數。

他曾說過他討厭學校那種公式化的生活，那是枯燥乏味的。因此，他才逃學。這或許是原因吧？

逃學有什麼不好？

其實，逃學並不是不好，最低限度總比沒帶心去上課來得好；來得洒脫，嘴角浮出一絲自我解嘲

的微笑。

甩甩滿頭亂髮，他從不帶梳子的。我說過他是個有性格的男孩。

很顯然的，崇拜已經開始了。

他知道的。因為他來過，所以——他知道。

但是自從一個討飯的小男孩被滿嘴愛心的人所逐，自從打扮入時的男孩女孩胡搞在一塊時，他就沒來過。

所以，在學校裏，每當老師在黑板上寫下——

「我們要怎樣做個好學生」

「我們要如何做個好青年」

「談禮貌」

「談如何尊師重道」

……等等作文題目時，同學們總是吹得天花亂墜。然而；實行的又有多少？

於是，碰著上述作文題目時，他總是交白卷，也因此抱了幾個雞蛋記了幾個缺點。老師同學說他怪；怪得似乎有點不近人情。

怪也好；不怪也好。但他總是抱著一個宗旨——不願做任何違背良心的事，即使是寫文章。他就是一個這麼灑脫的男孩。

他很自信。我敢肯定。一百巴仙的。

上回學校地理總測驗時，他不及格，只拿四十五分。挨了地理老師的罵。他不喜歡地理老師嘮嘮叨叨的長罵，他不願在他眼裏是個蠢材。

所以，他告訴自己；他要做給他看。讓實際的成績否定他是個蠢材。果然，第二次總測驗時他獲得全級最高的分數。

沉默，是個特徵。不愛講話，這個保密的男孩。因此，他很少朋友，也從沒有一個人會去真正了解他。像一只高翔的蒼鷹；使人莫測高深。

如是，他有個綽號，人送的。就叫——鷹。

現在，他坐在樹幹上，緊抿著嘴，像只鷹！鷹？他想起自己的綽號。哼！鷹？有什麼不好？

這一只高翔的蒼鷹笑了。倘若自己真是一隻鷹，總比人類來得好。想那鷹自由飛翔於天際，棲於深山大澤，渴飲飢餐，無拘無束的。他真想變成一隻鷹，脫離人世的束縛。

然而能嗎？

他沒再想下去。想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的，他知道。所以，他沒想下去。

兩個女孩不知何時已走。走了也好，免得吱吱喳喳銀鈴鈴的吵人。他心里想。

沒了女孩，園內重歸寂寂。有一種被遺棄失落的感覺。他茫茫然的自樹上跳了下來。順手在草地上拔了根草莖含在口中。

陽光似乎有點刺目。他挑了挑那濃眉，雙手很自然的插入兩邊的褲袋，這是個小習慣，他常這麼做。

移動雙腳，緊抿著嘴。這個具有叛逆血性的男孩——走了。

閒

那個下午。

陽光很好，風也不錯。

我們到海邊新填地的草坪去。坐在一棵稀疏葉子的樹下；風吹得樹葉嘩啦嘩啦的響。草也很瀟灑的搖來搖去。

而浪潮就在百碼外歌着恒古。我沒有理它。

我只是半臥着，翻看某中學的畢業特刊。



散章

妳曲着雙腳坐在我對面。深紫色的裙子扯得低低的，很女孩。於是風就這樣吹散了妳的髮。我看了妳一眼，有一種飄渺的感覺。就不翻畢業特刊了。

然後抬眼望向遠處，屋舍玩具的排列着。那紅紅的屋頂及藍藍綠綠的窗格；可愛。掉過頭。我望着妳；喜歡這塊地方嗎？

喜歡。妳笑着；風又再次吹散妳的髮。然後呢？

我坐起來。

鬆掉皮鞋的帶。把它們給掛在樹梢上。皮鞋就這麼的盪在風中。我躺下來。

望着盪在風中的皮鞋。然後我說我可以睡個午覺嗎？妳點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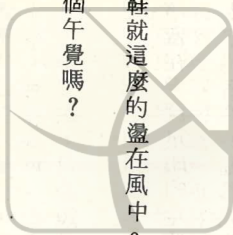
我就閉起眼睛來睡去了。

.....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醒來。妳仍然坐着。

夕陽掛在海的那邊。

風們從千樹間走來，跨過我身旁。



——應該是黃昏了。

我爬起來。

自樹梢上解下午間掛上的皮鞋。緩緩的套上雙腳。

拍掉滿身的草根草籽。我拉起妳的手，背着夕陽；迎着風們走過千樹間的小徑歸向家門。

而風依然的吹着。

那個下午。

海馬

然後我轉過頭去。就發現一只海馬，停留在深深足印的左側。

放下魚網的橫竿，我蹲下去。

海馬的鰓，就一下一下的跳動着。我把它放在掌中。三吋多，泥褐色。很好的一只海馬。鰓仍然跳動着。

我想可以養得活。抹掉泥跡；我是這麼想。

而滿網的小魚水母貝類，就暴屍灘上。

我要的是海馬。雖然覺得暴屍很殘忍，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因為我要的是——海馬。

於是我從灘邊冷飲室裏，弄來一個白色的塑膠袋。盛滿海水，我把海馬放進去。然後掛在躺椅的把手上。

吸着可樂，我望着垂直在水中的海馬。想起曾有一個外國作者說過——海馬能夠帶來好的運氣。好的運氣？我笑笑。什麼時候好運會來？我不知道。也許明天？也許明年？也許——？

而許多好奇的孩子，就圍着塑膠袋裏的海馬，絮聒了一個漫漫長午。

黃昏。我帶着海馬乘巴士回家，許多欣羨的眼光集中在我手上的塑膠袋，尤其是女孩，她們海馬海馬海馬的吱喳又吱喳着。

我就很快樂，海馬果然是運氣，但我沒表現出來，只是緘默。

然後，我在一間經營熱帶魚的水族店下車。我是要買一包海水粉的，因為養海馬要用海水。

詢問過後，水族店老板搖着他那略嫌臃腫的腦袋說沒有，但他告訴我，國泰戲院附近的水族店有得買。

謝謝。我說。然後走出水族店。

那時黃昏已走，我沒有去國泰，我想明天下午放學回家後，再去買也行。

而我沒想到這樣就造成了海馬的死亡。

第二天下午放學後，我記起海馬，就匆匆忙忙的趕回家。但海馬已死去多時。

妹妹跑來告訴我：一整個早上，海馬始終將頭靠在玻璃壁上。顯得無精打采而又受到委屈的樣子。妹妹眨動着眼睛；到下午，就死了。

那種樣子，我是想像得出的。我大聲的告訴她，免得她嘮嘮叨叨的一大串。

然後我把死去的海馬，用綫掛在窗前。而當風乾後，我會把它釘在床頭。那將是一種粗綫條的裝飾，一種近乎迷信的運氣。

我這樣想。

小男孩

車子轉過阿裕尼路時，已萬家燈火。

橙紅色的霓虹燈光，從車窗外斜斜的射進來。車子繼續的駛着。風就不甘寂寞的隨着橙紅色霓虹燈光拂進來。帶給滿車擁擠的人一絲輕快。

左手挾着書本，右手抓着橫竿；我站着。偶爾抬眼；剛才那個不停玩弄着火柴盒的小男孩，已沉

沉的睡着了。

他的頭靠在車窗上。左手垂放在腿上。而半開的火柴盒則鬆鬆的握在手中；隨着車子的行駛輕微的顫動着。

我有点羨慕他。在車內擁擠的一角，竟能無拘無束的睡得那麼甜。他修長的眉毛低垂的眼簾，透出一種寧和的氣氛，彷彿與世無爭似的。

他的頭仍然靠在車窗上。白色上衣的鈕扣鬆開，領子翻起。深藍色滿是皺摺的短褲下，是雙略帶泥色而長短不一的襪子。這不是美。

但當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後，意外的我感覺出一種柔和的美——

一個萬家燈火的夜晚。一輛擁擠的巴士。一個衣衫不整而沉睡的小男孩。一個半開的火柴盒。在橙紅色燈光的覆蓋下顫動着顫動着。

這不是美？是什麼？

而我能在不美中，感受到美。是值得慶幸的。

朋友就是這樣的

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這些人是你的同學。你的鄰居。你祖輩的世交。

早上，你碰到他們，你點頭，說早安。

晚上，你碰到他們，你微笑，說晚安。

街上，你碰到他們，你招手說，你好嗎？然後你們會說些世俗的言語；分手時，你會公式的說「

再見」。

這是你認識的人，而不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你碰到他們，不必對他們說早安。不必對他們說晚安。不必對他們招手說「你好嗎？



「也不必對他們微笑。

當你們相遇時，只要目光相凝的一刻；什麼言語都是多餘的。
這就是朋友。

或者有一天下午，你從學校那長長斜斜的樓梯步下餐廳；而你的朋友正從長長斜斜樓梯的那端步上。你們擦身而過時，你會從他伸出的右掌裏抓顆哈申氏咳嗽糖。你不必看他一眼也不必對他說聲謝，就這樣的走了下去。

因為你們彼此都了解，一句謝謝永不足以顯示你們友誼的深度。
這就是朋友。

或者有天深夜，你和你的朋友穿着睡衣，拉着拖鞋，到街上的大牌檔吃雞粥。你們在昏黯的燈光，但悠閒的氣氛下，吃完熱氣騰騰的雞粥。

然後，你拍拍屁股站起來。你望了你朋友一眼，搖搖頭聳了聳肩攤攤手。

你朋友笑笑，於是付了兩碗的錢，你們心無瓜葛的走回去。

他知道你囊空如洗。你也不必虛假的往口袋裏掏，沒有就是沒有；你的朋友會了解的。因為友誼的涵義不是金錢。
這就是朋友。

或者有天傍晚，窗外雨迷濛了整條街道，你出不了門，伏在地板上翻雜誌消磨時光。然後，電話鈴響了。你拿起聽筒，裏面傳來你朋友喜悅而氣喘的聲音。

他告訴你，他從學校冒雨跑回家。但雨實在太大了，只好跑進路邊的電話亭避雨，忽然想給你搖個電話，說些雲山烟樹不令人間烟火而虛無飄渺的話。

後來，他還告訴你一個剛從學校學來而很吉普賽的玩意——以蛇、樹、河、屋、太陽來推算命運。荒謬啊荒謬。你們哈哈的笑起來。

然後，他打了個噴嚏說身上仍斷斷續續的滴着水。但外面的雨却似乎小了。

雨似乎小了，你就沒有聽到他的聲音。因為電話已經掛上。你知道他已離開電話亭，冒雨跑回家去。

你放下聽筒，聳聳肩無可奈何的笑了。但你的心情却是愉快的，雖然你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接到他的電話。

這就是朋友。

而朋友就是這樣的。

你仍然回到客廳。仍然伏在地板上。仍然翻着雜誌消磨你的時光。你的心境柔和得出奇。因為一個雨落淒清的黃昏，就這樣被朋友美化起來了。

而朋友就是這樣的。

生日這些那些

妳生日是二十。我生日是三十。我們都在十一月。二十到三十，我們相差僅十天；但我們的處境却不同。

妳生日那天，朋友告訴我妳母親去了台灣，家裏只有妳和妳父親。

妳父親是愛妳的。他給妳買了個蛋糕，我想他是要妳生日快樂吧？

後來，班上六七位同學去妳家。我想她們是知道今天妳生日。也許妳預先告訴她們預先約她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們去了。

然後妳們吃蛋糕啦，還有水果飲料零食什麼的。或許妳們也乘興唱唱那首 *Happy Birth Day to You*

以後妳們有沒有玩大風吹那種遊戲，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我始終覺得這樣大的女孩若玩起遊戲來，一定很好玩很好笑的。

不過無論怎樣，妳們總免不了閒聊一番。因為妳們都是女孩。

妳們是真的好快樂好快樂了。

而妳的父親爲了讓妳們更加快樂更加自由更加毫無拘束，他把整間屋子讓給妳們，一個人出去了。我忽然覺得妳父親可愛起來。

一個六十歲的老爸爸爲了愛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兒，情願獨自一人走出滿是笑聲滿是歡樂的屋子。那天是陰天，假如我沒記錯的話，天還下着微雨。空氣是冷的，街道上也是濕漉漉的一片，淒淒清清的。

而妳父親就這樣出來了。這是愛，妳父親不會對妳說；今天是妳的生日，妳來吧！我愛妳我愛妳。妳父親不會這樣說。

所以，所以妳父親可愛。

就因爲妳父親可愛，你們常鬧小別扭。

據說有一回，妳常常出去，妳父親懷疑妳和人約會。其實妳沒有。他講了妳幾句，妳頂撞回。你們就這樣而沒有講話。

以後，妳要他煮飯給妳吃。你們又好了。多好玩。

妳父親經常煮飯給妳吃的。我知道。以前唸初中時，妳下午放學回家要吃飯，妳父親就得從外面趕回來煮飯。

而現在，妳已高中妳已十七歲，最低限度妳該懂得下廚替自己弄一弄。要不然那是很糟糕的。

妳父親愛妳如此。妳母親妳哥哥當如是。所以妳們天倫樂。

但妳母親的愛是嚴肅的愛。記得有一回，妳連續兩星期沒有去學美術。妳母親知道後，半夜兩點多喊妳起來問話。

她以爲妳和一些不好的朋友四處溜。

妳穿着睡衣揉着眼睛迷迷糊糊的說沒有啊沒有啊。那種樣子我想像得出。假如我在場的話，我會笑得彎下腰的。

妳母親就是這樣愛妳。所以今天她雖身在異地，但她會懷念妳的。何況妳們母女感情很深。妳母親常幫妳，這我是知道的。

妳哥哥也該愛妳吧？就只有一個妹妹。去年聖誕，他給妳買了棵聖誕樹。今年妳生日，他該記得

的。他該記得的。

所以，有父親有母親有哥哥有同學朋友；妳是幸福的。而妳的生日當然愉快。妳和妳的同學們說說笑笑。中餐後，妳們還快樂着。三點左右，妳們去看了場電影。

以後，妳們逛街吃東西上百貨公司。晚上八點半，還去康樂亭。

那晚，我也去康樂亭。但我沒有想到妳們也會去。那時九點多了。想妳們也已回家。

我一個人站在康樂亭不遠處的那座大鐵橋上，看着漆黑的海面和閃爍的燈光沉默着。

我知道今天是妳的生日。而且知道得很清楚。去年妳生日，我們在會考；我送了一本小書給妳。今年妳生日，我們鬧翻了。所以，我沒給妳寄張生日卡或搖個電話。

但老實說，好幾次我想搖個電話給妳。不過到了最後，我總是告訴自己不要這麼做。妳該知道爲什麼。

所以那天，我的心情極度沉悶。

一大早我就從家裏出去，帶着一本小說幾本雜誌；溜啊溜啊溜的。

我沒有約朋友。

平時我會約些朋友的。我們可以去珍珠坊 Window Shopping，也可以去海邊消磨一個下午，或者去那條新建而未通車的高速公路上騎單車。我們奔馳，我們呼嘯；而歡樂將屬於我們。

可是今天我沒有。

我只是一個人蹣跚蹣跚的。夜晚來了，我就去康樂亭。這以後我就站在這座大鐵橋上直到現在。我想了很多很多事情。妳的我的。

還想我們之間曲曲折折的故事；那種好了又吵吵了又好，絕交後又復交。美麗是美麗了，但却蒼涼得很。

絕交這句話我們到底說了幾次？我也記不清。但前幾次都是妳說的。只有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是我說的。

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天妳生病，沒來上課。我去看妳。妳不知道爲什麼就把妳的籬笆、大鐵門、門窗、還有落地玻璃門全關上。

我有點生氣，雙手抓着籬笆拼命的搖撼着搖撼着。後來我不再搖。我覺得這樣簡直是開玩笑。就爬着妳的籬笆進去了。

我站在妳家的小草地上喊着妳的名字。妳就把音樂開得響響的。

我冒起火來撿了一個膠製的小澆水桶，乒乓球乓的拋向二樓的露台。還跑去搖妳家的大鐵門，也用力敲着那幾扇落地玻璃門。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鬧得很兇。當我抬起頭時，妳站在落地玻璃門後看着我。玻璃反光，我看

妳臉部的表情。

但我要妳開門。妳不肯。我就搖起妳家的大鐵門來。妳說：再搖。我就再搖。妳說：再搖。我就再再搖。

後來妳就開了落地玻璃門。但還有大鐵門。我在大鐵門外站着，妳在大鐵門內坐着。我說妳打開大鐵門好不好？妳說不好。

我就又搖起大鐵門來。

妳看我搖着大鐵門說妳原本要讓我進去的；因為我沒有禮貌，亂亂搖人家的大鐵門。我說好好，我不搖了我不搖了。妳開門吧！

妳搖着頭說不行。父母不在。妳不會開門的。

我說妳還怕我嗎？我又不偷妳的東西，又不搶妳什麼；只想摸摸妳的古箏。順便在妳屋子裏溜躑躑。我說妳還怕嗎？

妳說不行就是不行。

這次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鐵門搖得嘩啦嘩啦的響。我邊搖邊說他媽的大鐵門他媽的大鐵門。我就笑起來。

我也覺得好笑。但我沒有笑出來；因為此刻我知道我是不該笑的，否則一定輸。這時電話響起來，妳跑去聽。是妳的鄰居打來問妳到底什麼事情。妳說沒什麼沒什麼就放下了。

妳走回來。妳說妳要打電話給妳哥哥，又說要叫警察捉我，問我要不要走？

我看着妳，覺得很好笑。因為妳的表情並不逼真。但我也沒有笑出來。我說過我笑我就輸。所以，我始終沒有笑。我把自已弄得很嚴肅，而且兇兇，若有其事那樣。

不過，凡故事都有結尾。沒有結尾的故事不算故事。我們的故事並不例外，但結尾却是糟透。當然中間我們堅持着；妳在鐵門內，我在鐵門外。這些都不在乎。在乎的是結尾。

結尾時，我非常生氣。我想我從來沒有這樣生氣過。我把帶給妳的練習簿用力的拋進大鐵門內。然後我指着妳說——從此以後，我們絕交。我沒看妳，就轉身大踏步的離去。

隔天我給妳寫了張紅色的絕交條子。我想我們的故事應該宣告結束。這就是爲什麼今天妳生日，我記得很清楚，但我沒給妳寄張生日卡或搖個電話的緣故。相信妳也很清楚。

那晚妳生日，我就想了這些些。後來，海風大起來，車聲少了；我就回家。

這樣，妳生日過去了許久，朋友偶然間告訴我；妳生日那天曾說起我會不會搖個電話給妳。我聽了很高興，是真的很高興。

所以，在我感覺裏，妳的生日是快樂而豐實的。我的生日却相反——是製造快樂而落寞的。我們之間相差得厲害。

我生日那天，正是妳生日後的第十天。不知道妳是不是記得？

那天我起得很遲。

因為那是我的生日，我有特權多躺一會。沒有人可以干涉我。

同時，我也清楚不會有人對我說生日快樂。不會有人煮麵綫和雞蛋和紅棗給我吃。更不會有人對我額外的好。

所以早起來有什麼用呢？

我躺在床上假寢。

什麼時候陽光從窗外爬進來，亮得刺眼。我眨了眨眼睛，從窗口望出去；天是藍得深深的，沒一朵雲。雲們流浪去了。

於是，我起床，慢慢的刷牙。慢慢的洗臉。慢慢的換衣。慢慢的穿鞋。我這樣做是希望時間快點過去。

真是不可理喻。很多人會這樣想。

但理喻或不可理喻並不重要。就像討厭或喜歡一個人，同樣不須有充份的理由解釋。自己認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很簡單。

我把身份證放進口袋裏，把門帶上，就出去了。

我在咖啡店用了一個早餐。然後跟附近的印度攤販買了份小報。我把小報挾在腋下，慢步走去巴

士車站。

靠在巴士車站的路牌上，我翻着小報。沒什麼看的，不外是電影是明星是武俠是間諜是言情，還有自殺搶劫格斗由小變大的特寫新聞。那種紅色的大字標題，使人一看就有噁心的感覺。

於是，我把小報揉成一團，拋進掛在一旁的垃圾桶裏。

然後，我向一個女孩換了兩枚一角的硬幣。再橫過馬路，到對街的公共電話亭搖電話給朋友。

我沒告訴朋友今天我生日。說了也沒用。生日是要請客的，有錢有生日，沒錢沒生日。朋友們都這樣認為。

而我知道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告訴他們今天心情很好，假期又長得發霉；希望大家能聚在一塊看場電影或逛逛街。

結果我們去看了場電影。那是九流的製作。平素我看電影最苛刻，這種電影不會光顧的。但今天並不，也許一方面朋友一方面本身。

不過散場時，我仍說了一句話；看這種電影是在電影院裏把時間忘掉。

朋友們看着我傻笑。我也只好傻笑。

以後我們邊逛邊製造笑料。我笑得很大聲很放浪形骸，時不時還拍打着經過身旁的電燈柱；感覺上有一點午夜醉酒而步伐踉蹌的水手。

在巴士車站分手時，我忽然很認真的看着他們說：今天我很快樂。然後我苦苦的笑了笑。朋友們

都驚奇着。我就轉身走了。

我一個人回家。

那時太陽已把樹木和房屋和燈柱拉得長長的。陽光也軟起來。沒有風。

我把上衣脫掉，穿了件殘舊的牛仔褲坐在房間的地板上，聽陳美齡的 *No Body's Child*。內心有種苦澀的感覺。

於是，我把錄音機關掉。開始整理抽屜。

這個抽屜亂七八糟的塞滿圖釘、螺絲、電池、哨子、鎖匙、郵票、校徽、銅幣、迴旋針、子彈殼、木柄的小刀、斷了半截的鉛筆，還有一塊不知那裏弄來的動物骨頭。

整理着整理着我就聽到了郵差的鈴聲。我走出去。郵差遞給我一個鵝黃色的信封。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走回房間，用小刀很細心的挑開封口；一張鵝黃色的生日賀卡掉了出來。

我拿起賀卡；畫面上那個T恤牛仔褲的小男孩，仍雙手抱膝坐在老樹底下的草坡上，遙望遠處紅紅的落日沉思着。山風似乎吹過，拂亂了他的髮。於是，兩眼就被暮色染得很蒼茫，並發出一種落寞孤寂的美。

我喜歡這張賀卡和這張賀卡的氣氛。但我知道沒有人會記得我的生日，也沒有人會送給我。所以，我買下送給我自己。

我告訴女出納員不必包，然後跟她借了枝原子筆寫下：給自己的生日這幾個字。女出納員懂得華文。她不解的看着我說：你這人很奇怪。

我緘默。我認爲沒有必要回答她。

而這個下午，當我收到自己寄給自己的生日賀卡時，我却對自己說：有人記得我有人記得我。於是假假高興了一個下午和黃昏。

我把賀卡釘在床前。抽屜早已整理清楚。我就玩起鏢槍來。可是鏢了十幾二十次，沒一次中紅心，感覺乏味，就不鏢了。

但我却伏在床上玩起小刀來。

幾時睡去我不知道。只是醒來時，小刀擱在一邊。我把小刀放進刀套裏。然後洗了個臉，出去吃晚餐。

餐後，我走路去海邊。

我在海邊的露天茶座叫了瓶七喜，慢慢飲着直到打烊。

那時夜已好深好濃。星光灑下來，我披着滿肩的星光走回去。路上好像有霧，街燈昏昏濛濛的，路就顯得長了。

於是，我加速脚步，這才發覺路上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汽車、西卡和羅哩靜靜的停在一邊，屋子裏的燈也黯淡了。

原來一切已沉沉睡去。

而我仍在寒風夜霧中急步的回歸。單調的足音，身影的拉長與縮短，使我感覺自己的孤獨。感覺自己的孤獨就叫我想起 *The Summertime Killer* 裏男主角那種永遠走動永遠孤獨的情境。

我不是這樣的呢？

我不能回答我自己。不過到底回了家。我脫去衣服沖了個涼，再喝一杯白開水，然後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

我已疲憊。因此，我希望有個好的睡眠。但當我的視線觸及釘在床前的生日賀卡時，我的心沉重起來。

第一次，我竟不能瀟灑如斯。

妳生日是二十。我生日是三十。我們都在十一月。二十到三十，我們相差僅十天！但我們的處境却不同。

你從來就沒有尷尬過。

因爲你說你是個男孩而男孩是不會尷尬的，即使面對陌生而扭捏的女孩或撒了個謊讓人揭破甚至與女孩親熱的逛街遇見嚴肅的老爸爸都不會尷尬。

但怎能料到呢？這兩星期來你竟尷尬了三次；對你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你和朋友們從奎籠渡假回來，走在一條彎彎曲曲的鄉村小道，道旁疏疏落落散佈着一些房舍。

天氣是不錯，涼涼的，風時不時搖動草尖，田野風味就擴散開來。

你慢慢走着，心情平和。

而四野恬靜中就拉出一抹淡淡的寂寞。寂寞是另一種淒涼的美。於是意識中你彷彿走向古代，走向唐宋，走向小橋流水人家。

這樣惘惘惚惚你就到了小道盡頭的市集，古代唐宋小橋流水人家漸漸向後退去，眼前是一片凍結的車聲人聲。你就佇立在古代現代之間。

迷迷惘惘中你似乎看到有個男孩倚着單車把手向你微笑點頭打招呼，你也自然且快速的向他微笑點頭打招呼，好像多年老友那樣。

忽然，一陣忍嚥不住的笑聲響自身後。

你轉回頭，朋友笑得彎下了腰。你望着她，有點莫名其妙。後來，你轉過頭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原來那個向你微笑點頭打招呼的男孩正和一個走在你前面的中年女人熱烈的攀談着。你知道你打錯招呼了。

而朋友仍在笑着。你環顧四周，許多目光向你望來，嘴角都掛着一絲好玩的微笑。

於是，你想起一位老師的話：你最尷尬的時候，是當你打錯招呼或者你在路上向人打招呼而人家沒有回禮；最好的解嘲方法是掏出手帕假裝擦汗或者自言自語說他沒有看見沒有看見。

想起這些，你的耳根開始發熱。這是你第一次尷尬。

上星期五晚上，你左腋夾着歷史筆記左手抓着麵包而右手則拿着一個半新舊的小鬧鐘；從姑媽家裏出來要回表哥家去。

十分鐘後，你上了一輛 155 的巴士。車上乘客不多，但燈光却很明亮。你在靠近左邊車門的地方坐了下來。

當車子轉過直落古樓時，你右手的鬧鐘就鈴鈴鈴鈴鈴鈴的響了起來。

這種突如其來的響聲，叫你不知所措。你手忙腳亂的想把鈴聲按掉，但沒有用；這是個半新舊的鬧鐘，機件早已失靈。

你沒有辦法，只好讓鬧鐘一直響下去。

於是全車的目光都向你射來，帶着大大的問號。當他們看見你右手拿着的小鬧鐘時，都不禁笑了起來，其中幾個女孩笑得扭成了一堆，還時不時轉頭望着你。

售票員走過來，向你眨眨眼。你訕訕的笑了。這是你第二次尷尬。

昨天，你一個人去逛購物中心。逛呀逛呀你覺得尿急，就上洗手間。出來以後你滿身舒暢，就繼續逛下去。

你喜歡郵票，錢幣，招貼，油畫，牛仔褲等，所以你進了許許多多這種店。

這些店陳列的貨品不同，售貨員不同，甚至櫥窗的設計也不同。但每間店的每位售貨員都是笑嘻嘻的望着你。

你覺得很奇怪。

後來，你停留在一間服裝店前。你望着服裝店玻璃櫥窗裏你的影像擺了幾個姿勢自我欣賞一番。忽然，你發現你牛仔褲前的拉鍊沒拉上。看看沒有人，你急忙拉上。

於是，你想起了那些店那些售貨員那些售貨員的笑，你的臉發紅，這是你第三次尷尬。而你說你從來就沒有尷尬過。這不就是了嗎？



妳將兩顆紅豆放在掌心把玩着。

那是今天早晨經過一棵樹下時，偶然發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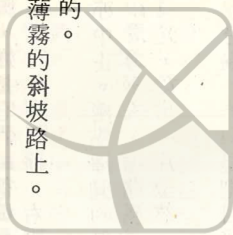
當時妳正迎着晨曦，輕邁在冷冷晨風濛濛薄霧的斜坡路上。

妳是出來散步的。

妳未曾想到自己會在偶然的一瞥間，發現那兩顆躺在滿是露水草叢裏的紅豆。妳未曾想到。

妳只是慢步走着。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早晨——有微明的晨曦，有冷冷的晨風，有濛濛的薄霧，是個美好的早晨。妳



紅豆

只是走着。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這樣的你就上了斜坡路。

路兩旁是排排夾道的綠樹。晨曦透過葉隙，閃出耀眼的金芒。

路上經常會有幾粒碎石子。輕輕的一脚，你把它們踢得滾動起來。你是喜歡踢石子的。

這樣，在你右腳旁的一粒碎石子，就在你的左腳跨前，右腳伸出時給踢得滾入路邊草叢裏。

你的視線隨着石子滾入草叢。

驟然間，你的視線停駐。而前跨的脚亦中止。兩點渾圓的紅，盈盈滿你的瞳孔。

紅豆！紅豆！你欣喜若狂的喊起來，跟着蹲下去，撥開滿是露水的草叢，將兩顆紅豆掏出來。

你把它們放在掌心，映着葉隙漏下的晨光，泛出一片瑩然。你的眼睛遂貪饒的欣賞着，猶如父親的鑑賞古董。

然後，你不再散步。散步對你來說已無意義。你只是把目光來回望着排排夾道的綠樹，似乎尋找

着什麼？

樹呢？

紅豆樹呢？

紅豆羽樣葉子的樹呢？

你遍尋不獲，只好懊喪的坐了下來。掌中依然是紅豆兩顆。

握緊。

攤開。

依然兩顆。

妳忽然感覺怪異，沒有紅豆羽樣葉子的樹，那來的紅豆？

那來的紅豆呢？

妳想也許是昨天某個女孩或者某個男孩路過時遺下的。當然，這是無所根據的猜測。妳常把這種猜測說成第六感，那也算了。

妳坐着。妳握着紅豆。妳想這大概就是緣了——兩顆紅豆沒來由的給妳碰上。這難道不是緣嗎？妳攤開手掌，心形的紅豆呈現。而許多湮遠的往事亦隨着昇華起來。

妳彷彿看到自己拖着兩條小辮子，套了件背後有大大蝴蝶結的紅色小裙，穿了雙小褐鞋，挽了個籐籃一蹦一跳的上了小山坡。

坡上古木參天，綠草如茵。而——東一叢西一叢滿山開放的野菊花。穿梭花間的蝴蝶。振翅的蜜蜂。跳躍的蚱蜢。忽高忽低的蜻蜓以及飛上飛下的雀鳥。

使這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麼的不真實。那麼的童話。雖然這樣，但如今在妳心深深處，却始終蕩漾着一股說不出的田園風味。

妳站着。妳挽着籐籃。風走過，飄起妳額前的劉海揚起妳裙後的蝴蝶結。飄飄且飄飄。

然後一只小黃蝶隨風飄來，妳望着。飄飄且飄飄。就這樣的，妳尾隨着小黃蝶乘風舞於樹樹間。當小黃蝶轉入一棵樹後而消逝在妳的視線時，意外的——妳發現了一個小男孩。

那是在一棵羽樣葉子的樹下。小男孩正倚着樹幹，聚精會神的用臘筆在畫板上，塗抹着他自己的圖畫。而樹下就躺滿了顆顆的紅豆。

妳目不轉睛的望着那棵羽樣葉子的樹，樹幹旁凝神塗抹的小男孩以及滿地的紅豆，妳不知該怎麼做？

最後還是那個小男孩掉過頭來笑笑。妳這才走了過去，站在他的身後。

那小男孩依然在畫板上塗着——

一棵略形彎曲的棕色樹，枝極很多，滿樹深綠色的濃蔭。一片淡綠的草坪從樹根延伸開去。坪上有三株五瓣花，一朵紅一朵黃還有一朵是紫的。右上方是藍色的天空飄着白雲。藍天與草坪間是一只五彩繽紛的巨型蝴蝶。巨型蝴蝶下是一個和五瓣花一樣高而比蝴蝶小且未填上右手臂和捕網的男孩。

妳默站着，那小男孩也一樣；你們誰都沒有先開口。

那小男孩仍舊很細心的塗抹着，妳仍舊站在後面看。

彎曲的棕色樹。淡綠的草坪。三株漂亮的五瓣花。飄着白雲的藍空。五彩繽紛的蝴蝶。撑着捕網的男孩。很好的一幅圖，妳這樣想。

但妳沒有想到畫裏那些物與人的大小比例，全都是不合乎邏輯的。妳只是覺得很美很好看而已，

因爲你們都還小。

小孩總是有許許多多美麗且可愛，但怪怪的想像。把它們自然的表達出來，便是兒童想像畫了。那是一種純真而稚嫩的流露。

當時你們不懂。因爲你們還是那種抱着鹹菜樣的華文課本，坐在門檻上把小孩子乖乖把門兒開開，唸得大大聲的年齡。

所以你們不懂。

然後那小男孩轉過頭來，他已把捕網畫好了。妳仍然站着，沒有表示什麼。

他看了看那幅圖，再望了望妳；眼光帶着探詢，好嗎？他說，左手的畫板揚了揚。很好！妳簡單的回答。

那小男孩笑了，像春天原野裏的陽光。雲太少，他自語着。然後，右手抓起一根躺在綠草坪上白色的臘筆；一團一團的塗上去。

這樣會好一點，他把臘筆放下。跟着雙手高高舉起畫板來看一看，才滿意的放了下去。

我是威威。他的眼光瞪着妳；唸國民小學二年，喜歡畫畫和泡泡糖。妳——

嘉嘉。也是小二。喜歡爸爸媽媽姐姐和哥哥。然後，妳望着滿地的紅豆；我可以拾嗎？

那小男孩笑笑。

於是，妳拾呀拾的就拾滿了兩個手掌。但樹下還是躺滿紅豆。明天我要媽媽帶個大塑膠袋來裝，

妳笑着對那小男孩說。

明天？——妳要帶媽媽來？那小男孩睜着大大的眼睛。

嗯。妳點點頭。我喜歡紅豆籽，我媽也一定喜歡的。妳的眼睛閃出一絲驕傲的光芒。

那小男孩低下了頭。

你怎樣了？望着那小男孩，妳感覺情勢不大對，你媽呢？

猛抬起頭來。我沒有媽媽！那小男孩說。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頓了一頓，爸說是病死的，我也不知道。

那麼——你爸呢？妳像忽然想起什麼事來；他喜歡你嗎？

那小男孩的眼睛突然光彩起來。我爸？他——他很喜歡我。每次他坐船回來，總帶給我許多的泡泡糖，顏色筆和故事書。

我爸很有力。那小男孩曲起握緊拳頭的右手臂來，左手拍了拍上臂微隆的肌肉；他是海員。五六歲時，我常坐在他的肩上走過熱鬧的大街小巷。

那小男孩繼續說下去，我爸到過許多地方，每次他都把那些地方的故事告訴我，很好聽的。這次他去紐西蘭和澳洲……澳，唉！不知道澳什麼的。還答應給我帶一條小狼狗。

喂！嘉嘉。妳懂小狼狗嗎？那小男孩張牙舞爪的吠了兩聲。我爸說威威沒有朋友，威威需要朋友，威威不要人家欺負，所以要給威威帶來一條小狼狗。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爸會回來，那小男孩的眼睛開始黯然；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一條小狼狗？

明天！明天你爸會回來的，他會給你帶來一條小狼狗。妳學媽媽的口吻說。你和誰住在一起？
外婆。我媽媽的媽媽。她不喜歡我！每次她都扭着我的耳朵罵我混球。那小男孩扭着自己的耳朵說。

而舅舅們也不喜歡我。他們的孩子經常打我罵我。那小男孩的眼睛開始燃燒着，右手的拳頭也捏得緊緊的。等爸爸回來，我一定要好好的揍他們一頓。他憤怒的說。

我也不喜歡外婆家，所以我常常跑到這小山坡來，用爸帶給我的蠟筆畫我喜歡畫的東西。一絲喜悅浮現在他的嘴角。

每次我畫東西時，總想起爸爸來，他一定是在那條大大的船上。那小男孩望着遠處的叢林說。然後，他沉默。

而妳靜靜的坐着。從他的故事中，妳覺得他爸爸就像兒童畫報裏，那個戰勝海盜獨眼龍的船長那樣英勇。雖然他爸爸是海員，不是船長。

他的外婆則是白雲公主裏，那個有長長尖尖指甲的老巫婆。感覺上妳不喜歡她。妳這樣想着。
這時，那小男孩開始把散放在地上的蠟筆收好。然後，他望了妳一眼。我要回去了，不然，婆婆又會拉着我的耳朵罵我死去那裏了？混球！他學着他外婆的口氣。

妳忽然覺得那小男孩，將會是妳一個很好的友伴。你明天會來嗎？望着他，明天我和媽媽要來的。妳多補充一句。

那小男孩點點頭。然後挾起他的畫板，揮一揮手，跑下小山坡去。

妳也帶着滿掌的紅豆回家。

晚上。妳躺在床上告訴媽媽有關那小男孩的故事。

妳告訴媽媽，他爸爸很好。是個海員。但他的外婆不，是個醜惡的老巫婆。妳將想像中的形象表露出來，盡量美化他的爸爸而醜化他的婆婆。

明天，我要再去小山坡，我也要您去！媽媽。然後，妳結束了妳那重播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雨就唏哩嘩啦的下起來。妳沒去。那小男孩也不會去吧！妳望着窗外連綿的雨絲，這樣想。

第三天，雨依然連綿了一個上午。妳和媽媽都沒去。

這樣就到了第四天，天氣晴朗起來。妳和媽媽帶着一個大塑膠袋上了小山坡。轉來轉去就到了那棵紅豆樹下。

但那小男孩並不在樹下。妳以為他遲到，可是一個上午過去了，那小男孩仍沒出現。

於是，那個上午，妳忽然覺得滿地的紅豆都不可愛了。帶着空空的塑膠袋回家，妳沒拾。

而以後，妳去小山坡時，始終沒發現那個喜歡畫畫和泡泡糖的小男孩。也許他外婆不讓他出來。

也許他爸爸把他帶走了。妳總是這樣猜想。

於是，妳期望有一日再見他。告訴他第二天下雨，妳沒去。第三天也是。第四天妳去，但見不到他，而滿地的紅豆都不可愛起來，妳就只想告訴他這些些。

而當年那一大把的紅豆，也已散落不見。搬離那有紅豆樹的小山坡後，從此就不再見紅豆。如今擁有這兩顆紅豆，妳忽然感覺寶貝起來。望着掌中的紅豆。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

妳想王維說得不錯。

而紅豆，是相思豆。妳始終這樣認為。



給小青蟲的信

我要聲明我不是什麼小青蟲。我只是個女孩，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但那個滿頭亂髮的壞男孩却整天喊我小青蟲小青蟲的，我總想不通到底爲什麼？後來，我想通了。可能是他希望我以後是只蝴蝶，翩翩飛舞的蝴蝶。不過，小青蟲或者蝴蝶，我都無所謂。但那壞男孩却在我印象中深刻起來。他頑皮而搗蛋，滿頭亂髮，喜歡逃課，開口閉口就是他媽的這句粗話。不過爲人正直，富正義感。但稍嫌暴躁獨裁點，所以我喊他小炸彈。小炸彈和我很好。他給我寫過好多好多信，內容風趣可愛一如他的頑皮搗蛋。我很愛讀他的信，現在將其中的一封刊出，希望大家也能喜歡它。

(Sorry 啦小炸彈沒有得到你的允許就將你的信刊出但我知道你不會生氣的是嗎呵小炸彈假如你生氣了回頭請你吃 Kachang Puteh)

不可愛又可愛的小青蟲：

妳永遠也不會想到現在太陽大大這個時候我會爬在屋頂上給妳寫信，想妳見到定會驚奇得張大着眼睛久久不能說話；雖然我經常做着一些別人所意想不到的事。

但假若妳有興趣知道，我不妨可以告訴妳這是怎麼一回事。

早上姑媽從市場回來見我坐在門口翻報紙，記起今天是星期天知道我有空就對我說你修補修補屋頂吧，要不然下雨天又要漏水了。

我說好的好的就去換了條殘舊的 *tree* 赤着上身扛了木梯上屋頂去。

我站在高高的屋頂上，四週景色新鮮起來。看着看着高興得我一屁股跌坐在屋頂的樹蔭下久久不想爬起來。

後來還是姑媽在屋裏直着喉嚨喊你修好了吧？我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連忙爬起來修理。

這樣不到二三十分鐘就搞妥，以後我也不想下去就躺在屋頂樹蔭下閉着眼睛大大聲的唱一些自己喜歡唱的歌，好像小孩子乖乖小板凳兒之類的。

然後就很想寫信給妳，於是喊了表妹丟紙筆上來。這就是我會爬在屋頂上給妳寫信的原因。

寫到這裏我忽然很想知道妳現在做些什麼。現在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點多，麗的呼聲正播放着我最近討厭的潮州音樂，而妳在做什麼呢？

畫畫？玩古箏？聽音樂？或者翻雜誌？可能都不，妳正擁被高臥。我知道妳這人最懶了，而且今天又是星期天啊！

本來星期天是該跑去看看海是什麼樣子的。但一個人跑去沒有意思，約妳又不可能，因妳父母老是覺得妳只有十七歲，不適宜和我這種吊兒郎當滿街跑的男孩在一起。就不知道他們大人怎麼想，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不過妳這人也是的，明明講定九點，妳常九點半才來，本想狠狠的臭罵妳一頓，但想到天下女孩一般黑，也就算了。爲壓抑怒火，我總把手錶撥慢半個鐘頭，所以妳來得很準時甚至有時早到，而我們就會很高興很高興。

跟妳在一起，我懂得什麼是女孩。尤其語言方面。一個女孩若對你說「不」，她的意思是「可能」。說「可能」，意思是「是」。

所以我告訴朋友說：假如他在餐廳問一個女孩下午不上圖書館？那女孩若說「不」，我會要朋友去，因爲她可能在。若說「可能」，我非要朋友去不可，因爲她一定在。

而根據這些原理，我得出另一結論。一個女孩生氣時，你望着她說妳不要生氣好不好？她就整個下午臭臉給你看。而她低聲抽泣時，你拍拍她的肩膀說不要哭哦不要哭，結果？她就越哭越大聲。這就是女孩。但却可愛，可愛得叫你不忍心一拳揍扁她的鼻子。

有人不喜歡甘榜，但我頂喜歡甘榜。妳的生日也快到了，我沒錢給妳買什麼禮物，所以打算畫一

幅大大的水彩甘榜給妳，好讓妳把它掛在床頭每天看一看就想起我這個滿頭亂髮的男孩來。

妳看妳看這一寫就這麼一大段，而太陽已到頭頂，沒有了樹蔭就熱熱的。姑媽又在下面喊你修好了怎麼還不下來呢都快要吃飯了。

我想——小青蟲，我不寫了，就此結束吧！

P/S 這個星期天我請妳看 *Gone with the wind*，所以 9.00 am

在妳的車站等我，不要帶雨傘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

小炸彈上



衣風的平升

奔風的年代

上課鈴聲響過很久了，而老師還不來，於是我們男孩女孩都「蛇着」（註一）坐在桌子上，我把雙腳曲放在另一張桌子。彎腰，雙手抱着膝蓋。就這樣的；我零售着時間。老師沒來，女孩們就吱喳起來。

她們東一堆西一堆的圍着閒聊，間中發出不像女孩的笑聲。粗獷得要命，根本就文靜不起來。我坐着，眼光冷冷的。老實說，我不喜歡我們班。

歷來文科班都是陰盛陽衰，我明白，這是特性。但我始終不明白為何我們這一班沒有半點文科的氣質，尤其是女孩。

她們上課時，可以大大方方地咬着酸梅、花生米、香口膠和冰淇淋而不覺臉紅。

此外，你會驚覺她們的談笑風生猶如熱鬧的生日舞會。她們的高談闊論將會使你誤會是一場詞鋒犀利的辯論。當上課鈴聲響過後，若你是第一次跨進門檻。

總之，她們缺乏文科女孩所應具有的那種文質彬彬的氣質。她們是屬於粗獷的。你說呢？

恰恰與文科相反的是理科的女孩。她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使你以為她們純粹是文學音樂美術出身的。

所以，自從我進入文科後，我的喜歡、希望與懷念都留在理科。我有點後悔進入文科。

至於文科的男孩，不提也罷。因為人數少，他們上課時永縮着頸項低着頭，要不然就東張西望或打呵欠，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

下課後，他們也活潑不起來。七八個人瑟縮在男廁所的梯級旁，窃窃（口旁）的私語着。他們那種樣子，說多可憐就有多可憐。

而我——也不喜歡他們。

因此，我永遠單槍匹馬，獨來獨往，是個獨行俠。

獨行俠。你該看過西片「獨行俠」吧！

記不記得它的主題曲？那首有濃濃寂寞厚厚憂傷的曲子。

我遂哼着。

不知為什麼？哼着哼着我就有一種寂寞空虛的感覺。經常我是如此的。

好像昨天上公民課時。突然我就寂寞空虛起來，內心有一種很想跑出去的衝動。於是，我舉手站起來告訴公民老師；我頭痛。這是藉口，也是欺騙。

然後，我堂而皇之的走出教室。

我以為我會快樂起來，因為聽不到那種什麼為國為民為社會為人群尊師重道倫理道德人情一大堆美麗而不實際的空言。

所以，意識中我以為我會快樂起來。

但是，當我走在空空蕩蕩寬寬大大而寂寂靜靜的走廊時，內心的寂寞空虛就濃得化不開。

於是，我瘋樣的奔跑着。同時故意把脚步踩得滿廊響響的，企圖擺脫那種透不過氣的寂寞與空虛。跑過長長的走廊後，我沒到救傷室去。

我沒病。剛才的頭痛是假裝的。要不然我也不會那樣有勁的在走廊上奔跑着。

沒有頭痛告訴老師說頭痛，這是欺騙的行爲。欺騙不是好學生應有的行爲；公民課本上清清楚楚的寫着。

所以，我是壞學生。

公民課本上又告訴我們，小的壞習慣壞行爲有可能演變成大的壞習慣壞行爲。這是從小事看人生

由此類推，我是壞學生，將來長大後也有可能成爲壞公民。

不是嗎？公民節發生欺騙的行爲，公民課本教育出我這樣的騙子。你想，是不是很可悲？

我就狂笑着衝下體育館的樓梯跑向草場。而那時是第四節課。

我在草場四週溜躑了一會，然後選了棵枝葉茂密的樹，撐着一樹的蔭涼，在草場上躺了下來。

我盡量放鬆自己，我把手脚攤開成爲一個「大」字形，我讓腦袋空白。然後很寫意的看雲的輕逸望枯葉的飄落聽鳥的鳴聲，漸漸的睡去了。

醒來時，手錶告訴我時間是中午十二時零四分。已是第八節課了。那是英文節，我最不喜歡上的。所以我沒即刻上去。

禪坐在樹下，我望向草場四周，靜靜的沒半個人影。我抬頭望着藍藍的天空，而白雲還飄得好輕逸。

驟然間，我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四五六七八整整五節課我都沒上，你想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你想啦——？

所以，我想哭。

雖然，我常常笑得好像很快樂很快樂，做起事來也好像很洒脫很洒脫的。但有誰知道在快樂與洒脫之後隱藏着的是深深的寂寞與空虛。

就因為我是寂寞與空虛的，所以每每下課後在班上貓叫幾聲聊以自慰。甚至發出一連串尖銳的怪嘯聲以發洩滿腹的積憂。

或者作一些無聊得近乎無奈的小動作，比如把用作草稿的活頁紙撕得碎碎的；然後反手一揚而撒滿一地。

又好像把生鏽椅子的脚扭斷然後很鐵匠的敲打在石敏土上，那種叮叮咚咚不是音樂的嘈聲，能令我暫時忘記一切。

或者故意做出一些愚蠢且低級趣味的小動作來吸引人家的注意與哄堂的大笑。而自己也哈哈哈哈哈得好淒涼。

你說，這是不是很可悲？

想當初，我選修文科時，原以為可以發揮自己的抱負。你知道我在未修文科前就有許多美麗的憧憬。但是一年多後，我就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而以前那些什麼組織讀書小組啦、辦班級小圖書館啦、編班級壁報啦、組織什麼假期同學野餐會啦等等全化為烏有。

想起這些我就覺得自己是一條千里外欲哭無淚的龍。（註二）

——我是一條欲哭無淚的龍。

——我是欲哭無淚的龍。

——我是無淚的龍。

——我是龍。

我是龍呵我是龍的，我聲嘶力竭抓緊拳頭仰天嘶喊着。

然後，我逐漸平靜下來。

想想若是聰明的話，自己在文科不該是條龍而該是條蛇。記不記得「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所以在文科，若你笨笨的想做聰明的龍。我告訴你；你會失敗的！

在文科，你該聰明的做條笨笨且寂寂無名的小蛇。那麼，你就不會樹大招風，你就不會痛心疾首。

我不要再做聰明的龍！我要做蛇。我要學習做一條笨笨且寂寂無名的蛇，在班上，無論懂或者不懂的，我都一概裝作不懂。這樣，我就是一條蛇了；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

你懂嗎？對我來說是有好處的。我就望了望手錶，還有五分鐘這樣就要打鐘了。四五六七八整整五節課我都沒有上。第九節該上了吧？

於是我站起來，走向通上體育館的梯級。這時是中午，陽光很強。

經過草場邊小溝渠的雜草叢時，發現十幾二十隻淡綠色的蚱蜢拍拍拍拍（口旁）的跳躍在陽光下。

我停下來。尋了個裝蝦餅的塑膠袋捉了五六隻。然後蹣跚的步上梯級。

回到班上時，第九節課已開始。

我敲門，我行禮。之後我自自然然的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大大方方的坐了下去，一切過程都是那麼瀟灑，根本沒有半點逃課的痕跡。

有人望我。裂開嘴我向他笑笑，隨後斜歪著頭攤攤手作了個「我頭痛已好」的手勢與表情。但內心始終平靜不下來。

茫茫然的，我從膠袋裏把一隻隻的蚱蜢拉了出來，同時殘忍的拔出牠們那對發達且善於跳躍的後腿，讓牠們緩慢的在書桌上爬行爬行爬……。

後來，我又把從牠們身上拔下的翠綠色的後腿一只只的排成一條直綫。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真的，我是不知道。

但我知道隔座的女孩正看着我和那排成直綫翠綠色的蚱蜢腿。我轉過頭去露齒對她笑笑。微帶羞澀的，她掉過頭去。

轉過頭來，我茫然瞪視着那排翠綠色的蚱蜢腿直到放學鐘聲響自耳際。

那已是昨天的事了。

搖着雙腿，我望向教室入口處。一節都快過去了，老師仍沒出現。這也難怪——兩天後就是我們可愛的義賣會。大家都樂得乘機「蛇」一下。

所以呢，我就搖着二郎腿呵，瞪視那些不似女孩的女孩。

我瞪視女孩從來就沒有臉紅過，何況是這些不似女孩的女孩。上帝賦予我雙眼就是讓我看所喜歡的。
看的。

因此我就看呀看的，而班上一些男孩就哭父哭母起來。我知道他們想看，但又不敢明目張膽的看。人何必如此虛偽呢？想看嘛就大大方方的看，爲什麼戴着假道義的醜面具呢？

但你不要以爲我這樣就是喜歡她們。告訴你吧！我是永遠不會喜歡她們的。你該知道我的懷念都留在理科。

我瞪視她們，只是在廉價出售屬於我的那些寶貴的時間。若要多加解釋，或許可以這樣說是一種自然而原始的磁性作用，產生在十六七八的階段。

圍成一圈，她們吱吱喳喳的又閒聊着。忽然她們一起低垂着頭細心的傾聽着其中一個的高論。然後爆出一連串的哧笑。

我想她們大概是在談論着有關男孩的事情。否則怎麼會這樣興奮呢？你以爲女孩都正經？

不想看她們那種因爲興奮過度而告充血的臉孔，我把頭靠在百葉窗上。然後又輕輕的將微帶淡藍色的百葉窗關上。跟着，我把整張臉貼在玻璃上。

頃刻間，思想又飛往烏托邦，以至與外界完全隔絕。
我聽不到她們的哧笑。

然後我開始在腦袋裏拼一幅——雨與小男孩還有一閃濛濛玻璃推門的構圖。
那小男孩把臉湊近濛濛的玻璃推門，之後便緊緊的貼在推門那濛濛的玻璃上。那張寫滿稚氣的小臉遂呈現平面。

而在他小小的身後，雨就垂掛了下來。水珠抓着他的髮際，顫顫顫終滴落在他的頸間。聳肩，他吐了吐舌頭。髮際的水珠就滴落滴落滴落……。

淒清的雨配上小小可愛的小臉。你說有多純！這是花花綠綠五顏六色聖誕卡以外的。淡淡的有如一首詩。你說這樣的意境你留戀不？

把緊貼玻璃的臉拉回，我將百葉窗打開，窗外的陽光很刺目。
閉眼。睜眼。

——太陽大大。

再閉眼。再睜眼。

——太陽依然大大。

再再閉眼。再再睜眼。

就看見一個小小的男孩站在陽光形成的光暈中笑着喊着招着手。

逆風。我聽不到他喊什麼。但他頻頻的招手，很顯然的是要我下去。

把百葉窗上的玻璃片拿掉兩塊，我從那個足可容一人側身而過的空隙中躍了出去。而身後就傳來

了那些不似女孩的女孩瘋的瘋的呼聲夾着幾聲尖叫。

我不管。我經常是憑着自己的意識做自己所喜歡做的事。但我可以這麼說我沒有後悔過，當我做完那些自己認為喜歡做的事後。

就像現在我順着斜斜草坡的坡勢翻滾下去一樣。雖然白色的校服將染滿污泥，本已凌亂的頭髮將是一堆亂草。但我滿不在乎的，對這一切。不過最重要的還是——

我不會後悔！

滾下斜斜的草坡後，我一躍而起。然後衝他露齒一笑。那小小的男孩遂張着缺了兩個門牙的小嘴笑得好純真。

拍了拍身上的塵土草根。我再對他露齒一笑。然後注視他那靈活的雙眸，問他有什麼事嗎？張着缺了門牙的嘴，他搖撼着我的手說你放風箏嗎？你放風箏嗎？

我點點頭。他就拉起我的右手跑出走廊跑下樓梯跑向草場。

他在草場邊乾涸了的小溝渠的石板下，摸出一個捲着玻璃綫的牛奶罐和一個紅白相間五分錢一個的風箏。

他望了望我，再望着他手中那紅白相間五分錢一個的風箏。

然後，他把風箏遞給我說你先放。

我搖搖頭。把那遞向我的風箏推回給他說：還是你先放吧！

你先放。他遞給我。還是你先放。我推回給他。你先放你先放。他再遞給我。還是你先。你小，你先吧！我再推回給他。

你先你先。還是你先還是……那個紅白相間五分錢一個的風箏就在我們之間來回着。

最後，還是我先。我輸了。他，那個缺了門牙的小男孩的理由是——你比我大。

迎着風勢我把風箏放了起來。然後慢慢的抽送繫住風箏的玻璃綫，讓那紅白相間的風箏飛越油加利樹梢，而迴翔在藍藍的天空。

轉過身。我望了那原站在我身後替我捧着捲有玻璃綫牛奶罐的小男孩一眼。

他楞楞的站着。眼光落向遠遠藍空之下的風箏。我拍了拍他的肩頭，交給他那繫住風箏的玻璃綫；你放吧。

然後接住他遞給我的牛奶罐。捲着多餘的玻璃綫，我問他你讀中一那一班？

他摸了摸鼻子。你猜？

A B C D E F。我笑着說。

中一A。然後他轉過去繼續抽送玻璃綫的動作。

風箏順着風勢打了個旋，跟着迅速的自高空斜斜的滑了下來。他後退一步，雙手快速的抽回繫住風箏的玻璃綫。那種全神貫注如臨大敵的樣子，會叫你想起他仍然是個孩子。

我幫忙他把玻璃綫捲好。而這時風箏已隨風勢急拔上去。回到剛才的高度。他鬆了口氣，把玻璃

綫交給左手空出右手來揩擦着臉上的汗珠。

將牛奶罐放在草地上。我告訴他我想休息一下。他點點頭。我就坐了下來。

這時風箏又急速的向下滑下。他一拉綫，風箏又向上拔起。我望了望那紅白相間迴旋在藍空的風箏，再看了看那全神貫注缺了門牙的小男孩。

他仍然是個孩子。想着我就躺了下去。

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唯一知道的是讀中一A班。他姓什名誰都無所謂，你也不必奇怪；我們之所以能相處得像多年的老友，理由非常簡單——他的純真配合我的喜歡。

說真的，我在學校的朋友多是中一的小同學。不論男女，我都一視同仁。他們純真而稚氣，我喜歡。

要不然就是思想已趨成熟的高中同學，但為數稀少。彼此間的談話交往也較人情世故，不似中一的純潔。

最談不來的是和我同批的。因為我們都處在思想激烈動盪的年代。什麼事情都是以主觀來衡量，而客觀這個名詞似已被拋出時空界限以外。即使有交往，也是貌合神離。

而我的性格又有異於常人，和別人合不來。道不合不相為謀，你該知道這句話吧！加以我本身高傲，所以在同班中很少朋友。

連那個我喜歡了四年的女孩也說我高傲。假如我沒記錯的話，她應該勸過我三次。一次是在三年

前中一年尾我到她家時。一次是在去年的中三。最後一次是在兩個禮拜前的某個晚上。

但是女孩，妳該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不過妳即然勸告過我，那麼我會學着去改造自己。風箏震顫了一下，然後隨風在藍空旋出一圈又一圈的圓。

我把眼閉起來，就想起了今年三月期間我們在學校露營的那個晚上。

那晚。我們幾個和我們的中尉（也是我們的老師）在辦公室聊天。聊着聊着就聊上有關女孩的事。

我們的中尉告訴我只有一半的希望。因為那個我喜歡了四年的女孩是屬於靜的，而我則屬於動的。動與靜在性格上很難配合，但我不管。我說過我是憑着自己的意識而喜歡的。

後來我們的中尉笑着說你怎麼會找上一個靜的。聳聳肩，我沒有答他。接着中尉又笑着說他想聽我和那女孩的故事。我笑着拒絕了他。我不想人家知道我們的故事。

你放嗎？那個缺了門牙的小男孩在我腳跟上踢了踢。

睜開眼。我搖搖頭。

那小男孩因為分神和我講話，加上這時風急。來不及抽綫，風箏刷的一聲便朝下滑落。

我急躍而起，但已太遲了，那紅白相間五分錢一個的風箏已懸在油加利的高梢頭飄呀飄的。

飄呀飄的。風箏飄出了那小男孩紅紅的眼眶和滿頭的大汗。他那細小的手臂繼續不停的抽送着繫住風箏的玻璃綫，企圖製造無望的希望。

我不敢看他那紅紅的眼眶。因此我站在他的身後幫忙他抽着玻璃綫。

這時草場的那端響起一片女孩的笑聲。偏過頭去——原來是一群高中女生。她們笑呵笑的，其中一個還嚷着怎麼這麼大了還放風箏？

怎麼這麼大了還放風箏？我就狠狠的瞪了她們一眼，沒理她們。

但結果是玻璃綫斷了，而紅白相間的風箏仍懸在油加利的高梢頭飄呀飄的。這是公式化的下場，我不說你也該想到的。

把斷了的玻璃綫捲好後，我拉他坐在油加利樹下。

他的頭靠在彎曲的膝蓋上，右手細小的手指緊緊抓着一枝枯枝在地上塗呀塗的。接着他吐了口口水，再用鞋底擦掉。然後又再塗呀塗的。

我也把頭靠在彎曲的膝蓋上，眼睛斜視那一地不是圖案的圖案。想想他還是個孩子——爲了一個五分錢的風箏而傷心。

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因爲五分錢在他來說是個大車輪。

所以我沉默。他也沉默。我們就讓沉默把時間流去。

直到膝蓋有點麻痺的感覺時，他才開口，我們上去吧！我望了他一眼，眼眶仍是紅紅的。

然後我們垂頭喪氣一前一後的走出草場。這時已近中午。我們在辦公室前面的小柏油路分手。他看了看我，便轉身風一樣的跑遠了。

於是我又開始流浪起來。

我沒有回去班上。今天老師絕不會點名也不會教書。我知道。所以我便沿着小柏油路走下去。那是去餐廳的方向。

在餐廳，我要了盤四毛錢的飯和一瓶兩毛錢的可樂。吃完後摸了摸肚子仍是空空的。你應該知道我的食量是很大的。

但現在我不能要求太多的食物。理由很簡單——我沒太多的錢。已經兩個多月了，家裏沒匯錢來。所剩的錢除零用外，還要支付學雜費。你想我還會有錢嗎？

所以我是窮光蛋一個。

將瓶底的可樂一口吸乾，我把瓶子放下。便走出餐廳。

現在，我又閒閒的走在小柏油路上。

而那個會寫小說的厚恩，也正閒閒的從小柏油路的那頭走了過來。擦肩而過時，他苦笑。我也苦笑。然後我說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以後，我又碰到了寒嘯——那個會寫詩的男孩子。我告訴他我很落魄。

然後我們並排坐在石階上談起有關文學的東西來。我們談詩的創作。談小說的結構。談散文的抒情。談雜文的潑辣等等好多好的。

在學校，除了厚恩外，能和我談這些東西的就只有他了。太多的功課，使人的思想麻木。他們不

能欣賞高深的文學創作。他們只能領略膚淺而低級趣味的。

所以在他們的眼光中——我是個文學的傻瓜。

我是傻瓜？我用食指狠狠的截死了一只離群而出經過我腳旁的紅螞蟻。

我望着我的食指。數秒鐘前，我扼殺了一只紅螞蟻，同時也扼殺了我自己。我是個謀殺者！

這時寒嘯已走，不想破壞那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紅螞蟻。躍下石階，我跑到體育館。

雖已放學，但體育館滿滿的都是人。籃球場上奔跑着龍爭虎鬥。乒乓球上來回着勝敗輸贏。喧嘩

夾着喊叫，鬧哄哄的一片。

我不是個喜歡熱鬧場面的人，因為太多的喧叫常使我有窒息的感覺。所以我在體育館只站了一會就走開了。

現在我就坐在體育館後面的草坡上。這兒有涼涼的樹蔭暖暖的風還有偶而幾聲清脆悅耳的鳥鳴，一切都很有詩意的。

我坐着。我冥想。我不願意任何人來打擾我。但事實往往違反意念。數分鐘後，早上那個缺了門牙的小男孩帶着十多個他的同學碰碰碰的捧着一粒小足球跑下樓梯到草場去。

於是一切詩意都被抹殺了。

我站起來，拍拍屁股想走。但那群小男孩已發現了我，他們喊着來啊來啊。掠了掠風吹散的亂髮，我想自己反正沒處去，倒不如踢場足球吧！

分配好人數後，我們開始球賽。

午後的烈陽，蒸騰我們的汗珠。我們在草場上衝刺再衝刺。猛射再猛射。摔倒了爬起，爬起了再摔倒。扭着分開，分開扭着。

結果我的衣襟撕裂，露出赤裸裸的胸膛。我的褲子裂開一道縫。而膝蓋手肘全劃破了，流着鮮紅的血，我不管！我讓鮮血混和着汗珠大顆大顆的落下。

我繼續的衝刺。兇猛的射球。拼命的奔跑。高聲的嘶喊。請不要張大驚奇的眼睛問我為什麼這樣？因為連我也答不出。

踢呀踢的我們把午後的烈陽踢落西方。

而當夕陽金黃色的柔光洒滿草地時，我們已筋疲力盡的倒臥在油加利樹下。向晚的風掠過激烈跳動的胸膛——天已黃昏。

翻身躍起，我束了束那撕裂的衣襟。然後望了那些陸續爬起的小男孩一眼；我們該回去了。

舌頭舐了舐嘴唇，那些小男孩望着我；回去？

嗯。我漫應。

我們口渴。你呢？他們再看着我。

我也是。我點點頭。我們喝水去吧！

我們沒錢。他們把空的褲袋掏出搖了搖再放進去。你請？

好！我數着袋子裏的銀角。對不起！我沒能力請你們喝汽水。我只有能力請你們舐五分錢一條瘦

瘦小小的冰棒。

好！我們就窩蜂着湧出校門。

在學校附近的小店買了冰棒後，我們倚在巴士車站舐。我們沒錢。我們窮。所以我們舐五分錢瘦瘦小小的冰棒。但我們都很快樂。

我們都很快樂。然後一輛巴士來了，再見！再見！我拋下那些純真稚氣可愛而快樂的小男孩，躍上巴士。

在附近的巴士車站下車後，我步向寄宿處。那是一間專供外地學生寄宿的屋子。

掏出鎖匙，我開了我自己的房間走進去。我沒扭亮電燈，雖然那時房內已幽暗。我沒脫鞋，也沒有脫衣換褲，只把手中的書夾拋落床底。便睡死在床上。

因為我太疲倦。

醒來，窗外已盈滿星光。我沒看到月亮。相信今晚不會有月亮的，因為星星很多。我就傻笑起來。然後我看了看小几上的夜光錶——十一時五十五分多一點點。已午夜。我脫掉鞋子，再脫掉衣褲，赤裸在星光裏，想想——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這時有風來，於是窗前的蝶翅風鈴就叮叮噹噹的作響。叮叮噹噹的作響。

（註一）跔着：偷懶的意思。

（註二）此句蛻變自溫瑞安所作「八陣圖」內：我們都是哭在千里外的龍族。

無論怎樣都是興奮的。是不是？當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即將出版時。

當然「奔風的年代」這本文集，不論在思想、內容、結構上，都還是很幼稚很不成熟的。而現在，我竟懷着最大的勇氣，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將這些幼稚不成熟的東西結集出版，爲的只是作爲一種紀念。但在「有批評，才有進步」的原則下，我誠懇的希望讀者們能夠給予我嚴正的批評和指教。

至於這本文集內所收的各篇，除「年輕」外，都曾刊於報章、雜誌以及學校刊物上。而其中用作書名的「奔風的年代」一文，曾刊於香港名作家徐速先生所主編的「當代文藝」一〇一期。該期編後語中，有這麼一段評語：

與現實最接近的一個作品，要算是「奔風的年代」了，作者小貝那麼細膩而真實的將他的生活印

後記

在紙上，「現代」到再也不能「現代」了，據小貝說他還是一個正在求學的學生，初次投稿，然而初試啼聲，就這麼驚人，我們不禁要向新加坡文壇道喜了。

文藝寫作的道路，是長遠而艱辛的。現在，我只不過是剛剛起步。假如以後我還繼續寫的話，我將努力突破我自己。這樣，才不負師友長輩對我的一片厚愛和雅意。

最後，承蒙林立權先生經濟上的資助，黃德衡老師出版上的幫忙，楊一肩老師、韓淑玲老師的支持鼓勵，林芝嫻同學的抄稿，楊素梅、吳應華同學的協助以及菁爲我費盡心思所設計的封面，而使本書得以順利的出版，感激於懷，在此一併致謝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 小貝 ·



定價：叻幣 \$ 2.00